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一浅释

宣化上人讲述

宣化上人小传

上人，名安慈，字度轮，籍东北，父白氏，讳富海，母胡氏，诞上人于清末民初，岁次戊午，三月十六日。时太夫人夜梦见阿弥陀佛，毫光大放，照彻三千大千世界，异香满室，遂诞上人。既长，年十一岁，见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故毅然出家为僧，礼上常下智老和尚为师。胡太夫人逝世于上人年十九，遂披缁结庐于母墓之侧，守孝居丧，受具足、拜华严、礼净忏、修禅定、习教观、日中一食，修种种苦行，度处处众生，从善办学，为公益事，倍于常人，不辞劳苦。兼而上人之禅行，戒律精严，深入经藏，愿宏十八大誓，六度万行兹圆，非乘愿再来，焉能感动佛陀、菩萨、天龙八部、情与无情耶？

三宝弟子　果蜜薰沐敬拜

开经偈

无上甚深微妙法　百千万劫难遭遇

我今见闻得受持　愿解如来真实义

序

楞严经——正法的代表

宣化

在佛教里，所有的经典，都很重要，但是楞严经更为重要。凡是有楞严经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正法住世。楞严经没有了，就是末法现前。楞严经是佛的真身，楞严经是佛的舍利，楞严经是佛的塔庙。所有的佛教徒，必须拿出力量，拿出血汗来拥护这部楞严经。

在法灭尽经上说：‘末法时代，楞严经先灭。其余的经典，逐渐而灭。’如果楞严经不灭，正法时代就现前。因此，我们佛教徒，必须以性命来护持楞严经，以血汗来护持楞严经，以行愿来护持楞严经。令楞严经永住于世，发扬光大，流通到每粒微尘中。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去，流通到尽虚空遍法界中去。如果能这样，正法就能大放光明。

为什么说楞严经先灭？因为该经所讲的道理太真实啦！天魔外道受不了，所以用种种方法来破坏、来消灭它。首先造出谣言，说楞严经不是释迦牟尼佛金口所说的经，而是后人伪造的经，这是外道强辞夺理的说法，故意破坏真经的卑鄙手段。

楞严经的内容，说明四种清净明诲，二十五圣各述圆通，五十阴魔的境界。好像照妖镜，使旁门外道的妖魔鬼怪原形毕露，无处藏身，乃大事宣传楞严经是伪经，不可相信。

近年来，一些无智的学者，愚痴的教徒，对佛学不了解。竟敢断章取义，妄测圣言。而一般无智无识的人，没有辨别真伪的智慧，人云亦云，推波助澜，硬说楞严经不是佛说的。

学佛法的人，不但要深深了解楞严经的道理，为了令正法久住而邪法永息，更要到处提倡楞严经，宣扬楞严经，到处解说楞严经，并且要到处护持楞严经，这是佛教徒应该尽的责任。

我今天向大家提出保证，保证楞严经是真经。如果楞严经是伪经，我愿堕地狱。因为我对佛法不认识，以假当真，心甘情愿接受此种的果报。就因为楞严经是真的，我乃发愿，生生世世要弘扬楞严大法，要宣读楞严真理。各位想一想，楞严经若不是佛说的，谁以说出这种正确的法？我盼望批评楞严经是伪经的人，赶快忏悔，痛改前非，否则，必定堕入拔舌地狱。我祈祷预祝念楞严经的人，讲楞严经的人，宣扬楞严经的人，流通楞严经的人，统统早成佛道。主要的原因，楞严经所讲的道理，既正确，又合理，能使妖魔鬼怪，旁门左道，无所遁形，能令正信佛徒，保持正念，坚护正法。

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卷一

唐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

乌茶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

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

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

美国北加州万佛城宣化禅师述

菩萨戒弟子方果悟笔录

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

‘大佛顶，如来密因，修证了义，诸菩萨万行，首楞严。’这十九个字是这部经经名字，是一个题目，连下面的一个经字便成二十个字；前十九字属于‘别名’，后一字叫‘通名’。别名的意思是与其他经典有所分别，名字不同；下面的经字是相同的，因为相同，故叫通名，通名是通于诸经，别名是别于诸经，由于此部经与诸经不同，故有这通、别两种称法。

佛所说的经典，有七种立题，此七立题包括了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，即是：单三、复三和具足。单三是单用的有三种；复三是双的，是两个意思在一起，也有三种；具足一是说有一种是具足的意思。

单三之中有‘单人立题’，譬如‘佛说阿弥陀佛’。因为佛是人，阿弥陀佛也是人，故名；有‘单法立题’，譬如‘大般涅槃经’，这就是单以法立出来的题目；又有‘单喻立题’，譬如‘梵网经’，这部经比方大梵天王的网罗幢。这人、法、喻叫做‘单三立题’。

复三：有‘人法立题’，如‘文殊问般若经’，文殊是人，所问的般若是法，故称；有‘人喻立题’，如‘如来师子吼经’，如来是人，师子吼是个比喻，意思是说：佛说法的时候有如狮子吼声那么雄伟；又有‘法喻立题’，如‘妙法莲华经’，妙法是法，莲华是个比喻，故立此题。

具足一：比如‘大方广佛华严经’，大方广是法，佛是人，华严是比喻，这部经比喻万行的因花，庄严无上果德，此题具足人、法、喻故名。

凡是讲经者，对这七种立题都需要明白清楚，才可讲解经典，如果连七种立题都不明白，又怎样能教人家明白呢？比如：自己都不能觉悟，又怎能教人觉悟呢？这一点是很要紧的。假如连七种立题、五重玄义、十门分别都不先明白，就自称法师，到处说法，于是把一般人都讲到地狱里去了，连他自己也到地狱去了，这还不要紧，但听的人却连他们为什么会到地狱都不知道，这实在是很可怜的。因此，学佛的人必须真正懂得佛法，真正有了智慧，然后才去教化众生，这才不会出错。

在这一部楞严经里，所说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。这部经我不是依照天台宗的‘五重玄义’来讲的，而是根据贤首宗的‘十门分别’来讲。

贤首宗和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两大宗派，讲经的法师们有些是学天台而不明贤首，有些是学贤首宗而不了解天台，所以有时讲的经典不能达到圆融无碍的程度。现在，我讲这部大佛顶首楞严经，是依照贤首宗的‘十门分别’来讲解。

在没讲经之前，先讲‘十门分别’，这十种门第一是：总释名题，七种立题是分别佛经七种命名的道理，现在是总释名题，这部经名是‘大佛顶，如来密因，修证了义，诸菩萨万行，首楞严。’

经名的第一个字是‘大’，什么叫大？这大有四种：大因、大义、大行和大果。因是密因，它和其他的因不同。是秘密的因，是人所不知道、外道所不明白、二乘也没有觉察到的，故叫密因，是非常之大，故说‘因大’；‘义大’，是说其中修证了义的义理也是特别的大；诸菩萨万行，这是‘行大’；首楞严就是‘果大’。这部经具有这四种大故称‘大’。

‘佛顶’——佛，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了，你们常说：我信佛教，我学佛法，但是，这个‘佛’字又怎样解释呢？这个‘佛’字是印度语，叫佛陀耶，中国人欢喜简略，便把陀耶两个字删去了，只用一个佛字，以致一般人以为这个‘佛’字就是中文翻译，其实这只不过是音译。‘佛’字译为中文是‘觉’，而且这觉悟的‘觉’并不只一种含意，而是三种：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

什么叫自觉？自觉和凡夫不同，好像你我现在是凡夫，还未觉悟，但是佛自己觉悟了，他自己开悟了还想办法令其他人也都开悟，这叫觉他。在自觉与觉他之间，还有种种的阶段和程度的不同，因悟有大小，是依各人的根性而有不同。佛自己得到的大的觉悟，也令他人得大觉悟，到这两种觉悟都圆满了就叫‘觉行圆满’。所想的与所做的都圆满了，是为万德庄严，达到‘三觉圆、万德备’就称为‘佛’。

为什么要信佛呢？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佛，不过现在迷了，不能证到佛的果位上，为什么说我们本来是佛呢？因佛说过：‘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’既然所有众生都有佛性，为何没有成佛呢？乃由于妄想执著。有一妄想就想东想西，想南想北，想上想下，啊！钻天入地，无所不想……这些个妄想实在打得太多了，令你数也数不过来，你说说看，你一天到底打多少个妄想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能知道，那你就是菩萨了，就因为你不知道，所以还是凡夫。

这些妄想执著究竟都执著些什么呢？——执著这个也是我的，那个也是我的——所有的物质享受都放不下，至于精神享受那更不用提啦！真是有什么就执著什么。男人有男人的执著，女人也有女人的执著，善人有善人的执著，恶人有恶人的执著……啊！有了执著就不得了啦！这可不是好事情呀！你自己不明白而已，因为只贪图享受是不会成佛的，所以，一切众生不能成佛是由于妄想执著，才不能证觉。

佛曾说过：‘狂性顿歇，歇即菩提。’这是楞严经里面讲的，意即说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心、你这个好高骛远的心，你那种看不起人的心哪！那种只知道我是最聪明的人，只知道我比谁都好。比如有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，你看他怎样说：‘啊！我真美丽呀！’你看，这个执著多大呀！如果你把这种执著，这个狂心歇止了，便即刻得到菩提。什么是菩提？——就是觉道、就是开悟，开悟就离成佛不远了，因此，你能把狂心休息了，这便是你的好去处。

自觉和凡夫不同，你我凡夫是属不觉，已经觉悟的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阿罗汉与辟支佛。辟支佛印度话叫辟支迦罗，是从十二因缘而悟道的，阿罗汉是由四谛法悟道的，故自觉异于凡夫。

觉他和二乘不同，什么叫觉他？‘觉他’要有菩萨心肠，菩萨便是觉他，也可说是利他，故菩萨异于二乘，和这些二乘的声闻、缘觉是两样呢？还是一样？声闻是罗汉，缘觉是辟支迦罗，菩萨就是菩提萨埵；究竟这三者是由一个人、两个人或是三个人修成的呢？这可以说是一个人，也可以说是三个人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可能有一个人他先修声闻，然后修缘觉，再由缘觉而修菩萨的六度万行，他一个人全包办修了这么多的行门，这种种的法，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人。但是，又可能是三个人：第一个修声闻，修成后他就不再求进取了，做个自了汉，自己开悟了就不管其他的人了，停止在阿罗汉的程度上；另有一个修到阿罗汉，然后进展至辟支佛的果位上，便不再前进了，这样就成了两个人，加上第一个人就成三个人了。

到了辟支佛的果位上也只是自觉，不是觉他，等到菩萨乘才是觉他。菩萨修六种波罗蜜与万行相应而成，行菩萨道直到圆满，这叫觉行圆满，就成佛了，故欲觉行圆满须不离菩萨。

这三种觉悟，在这里虽只说这么多，但是行起来真个是千差万别，程度里面又有程度，分别之中再有分别，以至于三觉尽皆圆满。

‘顶’字是至高无上的意思，再没有比它更高了就叫做‘顶’，好像我们的头，头顶上是天，因此叫做顶天立地，我们人就是顶天立地的。

那么‘大佛顶’这三个字合起来，就是我不讲，相信大家都明白是说大大的佛的顶。那佛顶究竟有多大呢？拿一把尺子量一量，是不是像这个佛那么大？其实，这个佛并不是一个大佛。它只不过是像大海中的一滴，像这世界一粒微尘那么大罢了，而那个大佛是大而无大，它是遍满一切处的佛，无在无不在的——你说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它什么地方都不在！你说它不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却又什么地方都在，根本没有办法来衡量它大到什么程度的。

谁最大？是佛！而这大佛是谁？就是你！也是我。如果你说：‘我没有那么大，我看你也没有那么大。’那又为什么说就是你、是我呢？如果不是你不是我，那讲它做什么？就不需要讲了。就因为于你于我都有关系，所以才要讲它。那么，你我怎么会这么大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我所具足的佛性就是这个大佛，不但是大佛，而且是大佛的顶，本来再没有比它大比它高的了，但是它还有个顶，在它的顶上，这就是‘大佛顶’三个字的意思。

在这个大佛顶上，又现出一个大佛，那么这个大佛又有多大呢？这个大佛是看不见的，所以，在楞严咒上说：‘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’。无见顶相——无见不是没有吗？我看不见，怎么又说有个大佛呢？

你看不见的那才是大，因为大到你的目力看不见，你会说：‘我怎么会看不见？太小可能看不见，大的我一定能看得见。’大的你怎能看得见呢？像这个天，你的眼睛怎能把它看完？像地这么大，你能完全看见地吗？由于你看不见，那才是真正的大。

这个大佛顶就是无见顶相放的光，放多大的光呢？当然是放大光了，这大光照遍所有的境处，

你问道：‘照不照得到我？’早就照到你了！你会说：‘怎么我不知道？’

好，你想知道吗？我讲过：‘心清水现月，意净天无云。’你的心里要是清净到了极点，佛光就会照到你；心里不清，就好像是一潭浑水，月光就照不进去。‘意净天无云’，你的意念要有一定，就像天上无云一般，境界就妙不可言了。如果每一个人真能清净其心，便可得到这楞严的密义。

‘如来’这两个字：‘如’是无所不知，‘来’就是无所不来。佛法的本体是如，佛法的用就是来；佛的体如如不动，来而不来，那么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金刚经上说：‘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’也不到我这儿来，也不到你那儿去；是在你那儿，也在我这儿，这就是如来。

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，最初佛有多少个名号呢？最初每尊佛有一万个名号，以后才把它减少，因为一般人记不得那么多，于是就缩减到每尊佛一千个名字，但是，一千个还是使人记不了，因此就再减到每尊佛一百个不同的名字，尽管如此，众生仍然很难记得，于是乎又缩到十个，这十个名号，也正是每一个佛的通号。第一个名字是‘如来’，是乘如实之道，来成正觉，就是成佛了；第二个是‘应供’，意思是应当受人天的供养；第三叫‘正遍知’；第四是‘名行足’；第五叫‘善逝世间解’；第六叫‘无上士’；第七是‘调御丈夫’；第八‘天人师’；第九‘佛’；第十是‘世尊’，每一位佛都有这十种名号。

‘如来密因’，什么叫密因呢？一个人定力的本体叫做密因，为什么叫密因而不叫显因呢？因为这定力的本体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所谓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；虽是本具不无，但每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不知道所以叫做密因，这是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就是定力的本体，是如来定力的本体，也就是一切众生定力的本体，人人都具有这种定力的本体，只是自己没有发觉出来，不知道而已，故称为密因。

‘修证了义’——这个密因是做什么的呢？是要修悟成正果的！要怎么修呢？参禅、念佛，都是修，可是这个修是专门指修参禅的，专门修参禅才能证果，且证果到达‘了义’的义理上。

什么叫‘了义’呢？‘义’是意义，这个意义了了，是把世间、出世间法，完全都证得无余了，再也没有法可修，再没有法可证了，这也就是永嘉大师证道歌上所说的‘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’绝学，是最高之学。无为，是不妄为。闲道人就是悠闲清净的人。不除妄想，不求真理；为什么不除呢？是因为除尽了，妄想已没有了，不求真，是因为已经得到了，所以不需要再求了，了义就是这个意思。

因为连‘妄想’或是‘真’都不分别了，学到了极点就叫‘了义’，不了义就是还有意思，等到什么意义也没有了，干而净之，就到了密因那个正定的本体上，此即是修悟证果成功而达到了义的境界上。所以，了义也正是大义，大义包括一切义，如果了义没有了——没有了这才是真的有，还在有的时候就不是真有了，若再无义可证了，已到极点了，即叫‘了义’，极点在什么程度上呢？也就是到了佛的境界上、佛的果位上。

可是，想到达佛的境界上，需要行菩萨道，故说‘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’，诸菩萨的‘诸’字，是很多很多的意思，可以说是一切的菩萨，数不尽那么多的数目，总说起来有五十五个位子，其中包括：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，加上佛，就是五十五个级位，每一级里面都包括了千千万万的菩萨，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菩萨，所以叫‘诸菩萨’。什么叫‘万’行呢？这是说修行的行门很多，那到底有多少呢？有八万四千行门那么多！万行是菩萨所修的，菩萨不但修万行，而且还修六度，六度是什么呢？第一布施。第二持戒。第三忍辱。第四精进。第五禅定。第六般若。

布施有三——即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财指所有的金钱财产，是每个人最爱惜的，也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。你看，我们的钱数来数去，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，其间不知带了多少的细菌或病菌等的微生物，故在佛教里把钱称作‘不净物’，第一是来源不净，有些钱的来路不明，有

人说‘我做工赚回来的钱应该是正当的了吧？’虽然来源是正了，但那些钱本身带著很多病菌在上面，很容易染上传染病，由此可知钱是多么不洁净的东西；可是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它，一点不嫌多。殊不知钱多了，毛病就愈多！可是这种不好的东西，人人却都爱之如命，而不能暂舍，如果你能舍那就是布施，行布施的人就是行菩萨道；菩萨修六度万行，第一就是要喜舍，喜舍就是说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布施给人家，帮助别人，这就是财施。

但是，人做布施是不容易的，人的心是属‘阴阳交关处’，又是个‘理欲战斗场’，好像看见一个人很困难，没有饭吃，想送他一块钱，让他吃饭去，于是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钱。就在这时候，第二念又生起了，想著：不行！如果一块钱给了他，我搭巴士就没钱了。因此第一念虽想舍，第二念便又想到自己要坐巴士了，于是又把钱放回口袋里了；这样的情形由小而大——同这一块钱乃至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万万块钱，都是这样：常常在布施的同时会生出一种自利的心，所以，财施说起来很容易，做的时候就不容易啦！

第二是法施，就是‘法’的布施。现在我讲经说法，就是以法来布施，所谓‘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’，因为以钱布施是有限量的，但以法来布施是没有限量的，例如我现在讲经，你们因听了一句经典而开了悟，证得一个境界，那我的功德就大了，因为我讲经说法可以帮助你成佛的，故法施的功德最大。

还有无畏布施：当别人遇到飞灾横祸等不幸的事情，或遇抢劫、火灾等恐惧惊惶的事件时，你能给予安慰、帮助，使人免除惊恐，这是无畏施。这里所举出的不过是小问题，但我们知道了小的，大的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。

以上是略释六度中之第一度——布施，第二度是持戒。佛教中最重要的是戒，什么是戒呢？戒是‘止恶防非’，止恶是停止一切的恶事，防非是提防所有的过错，也就是‘诸恶莫作’——所有的恶事都不要做，‘众善奉行’——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。

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：小时候，我是不懂算数的。一有钱就给了人，有一块钱给一块钱，有两块钱就给两块钱，这在一般人来说，是不是太愚痴了呢？其实这是帮助人，帮助人就是利人，利人就是菩萨发心，菩萨发的心是要对人有利益的，自己忍苦而劳，受点委屈都可以，这种利他的心就是菩萨心，菩萨心就是‘众善奉行’。

我们不要只愿盘算著这一回我有没有吃亏？有没有上当？看看自己有没有占著便宜？一切事情总要算算自己的利益，总想要占便宜，但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吃亏了，所以我们应该为人家打算，不应该为自己打算，持戒的目的，也就是要做到‘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’

那么，戒有多少种呢？戒有很多种，基本的有五戒，在家学佛的皈依三宝之后，若想往前进一步，就要受五戒，受了五戒之后再前进是受八戒、十戒；受十戒就是沙弥了，受了沙弥戒后要正式做出家人，就必须受二百五十条比丘戒，比丘尼则要受三百四十八条戒。菩萨也有戒，菩萨戒有十重、四十八轻，重的犯了不能自行忏悔，轻的犯了还可以改过自新。

佛将入涅槃的时候，阿难向佛请示：‘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是我们的师父；佛入涅槃之后，我们以谁为师呢？’佛陀便告诉他们说：‘我入涅槃之后，应以戒为师。’

所以，在家人要受戒，一定要向师长求，授戒也是一定从比丘受，在佛的戒律上比丘尼是不能授戒的。戒也有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等很多的名称，任何人要想修道就一定要受戒，守护清净的戒体就好像守护摩尼宝珠一样，例如终南山道宣律师，因为持戒持得精严，便有天人来送供，可见持戒是最要紧的。学佛的人如果不守戒，就等于一个瓶子底下有了洞，水一装进去就漏掉了，要是能守戒，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无漏。

这个楞严法会是一个最苦的法会，也是最难的法会——由清早六点到晚上九点钟，有人说：‘到学校里也没有这么多的课程呀！’可是，我们是个了生脱死、行解相应的学校，讲楞严经就是解，坐禅叫行，解行并进，这才叫脚踏实地。我们要躬行实践的去做，一点也不能马虎，一点也不能骗自己，你若骗人也就是骗自己。为了将来能有最大的功力来解决个人的生死问题，所以，一定要解行并进。

现在我举个比喻：一个盲人和一个瘫子，两个人住在一起，另外还有很多人都来帮他们的忙，于是便有很多人住在这间房子里，有一天，其他的人都出去游玩了，他们不是去学楞严经，而是去钓鱼、买东西……等等，凡是世界上所有的事，他们都想去做，只留下那个瞎子和瘫子在家里。

说来真巧，有天这房子著火了，怎么办呢？瞎子看不见，不知往哪儿跑；瘫子虽看得见，却是有腿走不得，你说这不是很危险吗？

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善知识来告诉他们说：‘你们两个都可以逃离这个火宅，只要瞎子的腿借给瘫子用，而瘫子的眼睛借给瞎子用，怎么借法呢？就是瞎子背起瘫子，由瘫子为瞎子指示方向。’经善知识这么指点，于是两个人都逃出这座火宅了。

我举这个比喻，大家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其实不是说你们是瞎子、瘫子，连我也是瞎子、瘫子，我们都是瞎子、瘫子的，因此，这也不是说你，也不是说我，但也说的是你，也说的是我。

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自满：以为自己已明白很多了，以为自己智慧大了，既然如此，请问你为什么又还没有成佛呢？就因为太自满了，以为已学得了许多的知识，其实学什么就被什么障碍，有了障碍，也就成不了道了。

现在，诸位把你我他的思想放下，把这个思想平静下来，把自己的心念空了，要做什么呢？装无上的妙法呀！如果每一个人能把自己心头的杂念渣滓清除了，然后听经，这样便会一闻千悟，容易明白了。

诸菩萨所修的六度万行，上面已经说过布施与持戒，再来是忍辱，忍辱有生忍、法忍和无生法忍。第四是精进波罗蜜。

所谓‘精进’是往前去精进，不是后退。在妙法莲华经里药王菩萨本事品中，说得很详细，为什么药王菩萨要焚身供佛呢？因为他觉得佛恩太深厚、太浩大了，无以报答这个恩德，所以把他自己的身心性命，整个烧了来供佛，那么，究竟烧了多长的时间呢？这段时间非常之长，有数不过来那么长。所以，天台智者大师阅读妙法莲华经，到药王菩萨这品中：‘……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’的时候，智者大师便入定了，在定中看见灵山法会，看见释迦牟尼佛仍然在那儿说法，转大法轮，教化众生，于是乎他就豁然证入法华三昧，得到第一旋陀罗尼。他出定之后，便大开智慧，后来建立天台宗，成为天台宗的三祖。这是药王菩萨焚身供佛这种功德所感，这才是真正的境界。

第五是禅定波罗蜜，说到禅定，有四禅八定，而在楞严经上也讲到九次第定，这个等到讲那段经文时再来详细说明，现在先讲四禅天的境界。在初禅的境界时，你的脉搏便会停止；到二禅的程度时，你的气息就会停止，是不是死了呢？不是的；到三禅呢？你的识也断了，就是念也断了。

初禅的境界是离生喜乐地，脉停止了，但是自己觉得非常的快乐，因为是初禅，所以定力还不够；等到二禅的定生喜乐地，定力比初禅时更加坚固，气息也断了，外边的呼吸断了，内里的

呼吸气便活起来，一般人平常都是靠外在的呼吸，内里是不会呼吸的，如果里面的呼吸会呼吸了，那个人就不会死，愿意活多少年都可以，可是活得久了就变成一个守尸鬼，这也没有用！光看守著这个臭皮囊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三禅叫离喜妙乐地；第四禅叫舍念清净地，把念识都放下了，入四禅天这种定才是在修道上迈进了一步。

但是，不要以为证了四禅就不得了，这只不过是向佛的果位上走了第一步，还不是证得阿罗汉果，这个时候，天上人间的事情你都可以知道，但是知道了也不要执著于这种境界上，这是四禅的大概情形。

第六种是般若波罗蜜。‘般若’是梵语，中译为‘智慧’，什么叫智慧？一般人都以为世人的聪明就是智慧，其实不然，聪明是世间智，智慧是出世间智，好像一般的科学、哲学、声光、电化……等等，所有的这些科学都叫世间智慧。那么什么是出世间的智慧呢？那就是成佛的智慧！

成佛的智慧也不止一种，而是三种，为什么这个‘般若’没有翻译过来呢？因为它有三种含意的关系，这在五种不翻的译规中，属‘多含不翻’的缘故。那么这三种含意是什么呢？第一是文字般若，所有一切经典都是文字般若。第二是观照般若，是用观照的智慧来反闻自性，这叫‘回光返照’，观是观察，照是光明普照，你能以观察所得的光明智慧，来照破自己里面的黑暗，照得干干净净，这便是观照般若。另外，还有一种最不可思议的般若，便是实相般若，什么叫实相呢？实相就是本经所讲的‘了义’，了义就是实相，实相无相，可是无所不相，这种的境界你若明白了，就和佛做邻居，离佛只有一步了。不过这种境界说是很容易的，要去证得却是不容易的，虽然不容易，便我们也要想办法往这条路上走，不然就永远不能到达；成佛说复如是，需要勉为其难，中国有一句话说‘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’中国的梅花是十分芬芳的，不像美国的不香，为什么会这么香呢？因为它受得住冻，所以非常之香。

说到实相般若，是不是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呢？不是的！每一个众生都有这种般若，都有实相智慧，只是像本经中所说的‘密因’——没有把它显现出来而已，因此，原是自己本有的家珍，还不知道。自性的般若，乃是本具的实相，但因自己不了解，以致变成一个世间上的平凡人了。

金刚经上说：‘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’可见所有一切相，都是假的，你若能在这有相上而知道它是无相的，就是见到佛了，亦即你明白了这个法的本体，寻到了法的根源，便等于见到佛一样。所以，这个般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固有的智慧，我们要把智慧的宝藏打开，才能显现出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这好比金矿里藏著金子没有人知道，有些人虽知道了金矿却不去开采，还是等于不知道一样。那么应该怎样做呢？必须动用人工努力去开采！而这个每人都有的金矿就是实相般若，如果我们不发勇猛心去精进修行，就等于知道了金矿不去开采一样，如此焉能取得金子呢？必定是得不到的。

以上说的是六度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波罗蜜呢？事情成功圆满了叫波罗蜜，你要学佛，终于成佛了叫波罗蜜，譬如你肚子饿想要吃饭，吃饱了叫波罗蜜；你想要睡觉，躺著就睡著了也叫波罗蜜。忍辱也是波罗蜜，持戒、精进也叫波罗蜜，禅定是波罗蜜，布施、般若都是波罗蜜。中国有一种水果叫波罗，也称波罗蜜，是甜的，因此，什么事情做圆满了，得到甜的果，就叫‘波罗蜜’，因此菩萨所修的六度，也叫六度波罗蜜。

每一个人都可以学菩萨发心，行菩萨行，做菩萨事，那就是初发心的菩萨，菩萨是不自私的，并不是我做菩萨你不能做，你不能和我相比，不是的！我们不但可以做菩萨，而且还可以做佛，‘一切众生，皆堪作佛’这句话，相信现在大家都明白了。

‘诸菩萨万行首楞严’，现在讲‘首楞严’，首就是第一的意思，即是头一件事，那是什么呢？是楞严，楞严这两个字是梵语，翻为中文就是：一切事究竟坚固。

一切事就是什么事都包括在内：所有的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，所有的人物、楼台室画……等等，都叫做一切事，这一切事能彻底坚固，得到定的本体，得到这个‘密因’的定才能证得了义的果，证到了义这种程度，再修菩萨六度万行，则得大行，然后成就一切事究竟坚固这种定，即是大果。

一切事究竟坚固是个定，和不定就两样了，什么叫做不定呢？好像做事情犹疑不定，想向前走，腿又不听话，于是就向后走了；想往好的做却做不得主，就去做坏的，这叫不定，好像做事没有恒心，便叫不坚固，恒心就是恒常不变的心。

因此，我们现在来学习楞严经，大家都应该具有‘坚、诚、恒’这三个条件，‘坚’是坚固心，不能中途打退堂鼓半途而废。‘诚’是要有诚恳心，念兹在兹，学习经典应要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打其他的妄想，要研讨从经中听到的道理，对于经义自己有什么意见？统统要诚恳的去学习。‘恒’是有恒远的心，不是学了三天或两天半觉得太难了，简直是枯燥无味，学来学去没兴趣，就不学了，心想还不如到花园或其他地方去玩玩算了，于是便逃之夭夭，这便是没有恒心。所以，你有恒心、有诚心，就是究竟坚固，这样便有定力（不为一切环境所转变，是为定力）。

所以，大佛顶，就是大因、大义、大行、大果，得到这四种大的妙处，又可以说是妙因、妙义、妙行，和妙果，这是本经题目十九个字的大概意思，下面单解释一个经字。

经，梵语叫‘修多罗’，中文叫‘契经’，‘契’是契合，上契诸佛的理，下契众生的机，凡能契理契机的便叫做经。经者‘径’也，意即径路，为什么叫径路呢？因所有的经都可以帮助我们由凡夫达到佛的果位，达到圣人的果位，故说径路。

又经有‘贯、摄、常、法’这四种意思，‘贯’是贯串，贯串所说义，把佛所说的义理像用一条绳子串缀起来。‘摄’是摄其所化之机，即对什么样的众生就说什么样的法，说什么么的法就度什么样的众生，所谓‘因人施教，因病与药’，这叫观机逗教，因人说法。什么叫‘常’呢？古今不变谓之常，因为没有变更是为经。‘法’——三世同尊曰法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三世的众生都应该遵从这个法而修道、而成佛、而教化众生，都应该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故具足‘贯、摄、常、法’这四种意思而名之为经。

经就好像一块吸铁的磁石，众生就好像铁块，铁块遇到了吸铁石，就会被吸上去，方才所说的‘摄’字就有这个意思。现在讲楞严经，这是楞严吸铁石，吸铁石也是坚固的，可是楞严经比吸铁石更坚固，若把众生吸上去就不会再堕落，不会再下地狱，转饿鬼，做畜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被坚固大定所吸引住，想要跑也跑不了，想要掉也掉不下去了，就是这么妙！

佛教全部藏经，共分为十二部：第一部是长行部，在经上分一行一行，很长的故叫长行。第二部是重颂部，是重复的再把经义说一遍，把长行经文重说，是为重颂。

第三部是授记部，在经典上提及佛为某一个菩萨授记的，如：汝于某某劫，应当成佛，名号为何？寿命有多长？教化众生有多少？在什么国土里……等等，都预先说明，这叫授记。好比释迦牟尼佛是然灯佛为他授记的，当释迦佛在因地行菩萨道时，遇到然灯佛，曾经布发掩泥，他看见然灯佛从一条非常泥泞的路上走过来，于是便将自己的头发打开，铺在积水的泥路上，让这位老和尚走过，以免污泥沾染到这位老比丘的双脚，谁知这位老和尚就是然灯佛，他看到这么虔诚的供养，就欢喜了，便道：‘如是，如是。’意思是：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如是，我也如是，如是个什么呢？就是行菩萨道是这个模样，因为然灯佛过去行菩萨道也是这样子的，故认为是对了，于是便为释迦佛授记：‘汝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’因此，今生释迦佛就成佛，由于释迦佛的诚心感动了然灯佛，所以这位古佛就给他授记。

第四部是因缘部，由于种种的因缘而说种种的法。第五部是譬喻部，是以某一件东西比喻某一件事，来说明佛法的妙处。

第六部是本事部，释迦牟尼佛或叙述他前生的事，或讲述某一个菩萨前生的事迹。第七部是本生部，是说释迦佛今生的事迹，或者是某一位菩萨今生的事。

第八部是方广部，方是四方，广是宽广，表示所说的法极广大精微。第九部是未曾有部，这是从来没有说过，而现在才说的。第十部是自说部，是未经请法而佛自己放光动地的开演这个法。第十一部是孤起部，亦称讽诵，是在某一部经中与前文不相连，且与后面的也不生关系，而孤单独立的偈颂。

最后是论议部，是针对某一项佛法的研论博议，以上一共是十二部，所以有首偈子说：‘长行重颂并授记，孤起无问而自说，因缘譬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广未曾有，论议共成十二部。’大家如想详细研究，可以参看大智度论，里面对十二部经的分类有详细的解释。

这十二部经是不是个别分开的呢？不是的！其实每一部经都包括这十二部，这不过说明经典中具有这十二部的体裁及内容而已。

其次，讲到十门分别：

第一门是总释名题，第二门是启教因缘，什么是教？圣人契下之言日教，如佛菩萨用以教化众生所说的话，是为教。到底怎么会生起此教的呢？这需要具有因缘，此因缘是由众生来的，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佛；如没有佛也就没有教，故教乃为众生而设，其因缘是要令众生了生脱死，故而有教。

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使众生了生脱死而示现于世，在法华经上说：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这一大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问题，生从何来？死住何去？这道理不明白即有生死，明白了就不会有生死，释迦佛到此世界来就是为了令众生知道怎样有生？怎样有死？

来到这个世界的众生，都是奔波劳碌，辛辛苦苦，他们为住而忙，为蔽体的衣服而忙，为充饥的食物而忙……他们忙碌地劳作，如果问他们：‘为什么要工作呢？’一般人都会同答说：‘为了三餐。’不管是中国人或外国人，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的问题而奔走忙碌，但是却没有人为生死而忙，更没有人会去想一想：我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呢？我是怎么来的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也不见有人见面时会问：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来了多久啦？……’真是连自己来的地方都忘了，去的地方也忘了。释迦牟尼佛看见人把生死大事忘记了，故到这个世界来提醒我们，必须要注意及研究这个问题，是以，法华经方便品说：‘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……欲令众生开佛知见，使得清净故，出现于世；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，出现于世；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，出现于世；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，出现于世。’

何谓‘开佛知见’呢？一切众生，本来具有佛的知见，本来的智慧和佛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像金矿一样，尚待开发，然后本性才能显现，必须如法修行，才可以把真金开采出来，真金之中，是没有渣滓的，如掺入杂质，便不是真金了。

那么，我们本有的佛性、本有的智慧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烦恼里面，由于每个人都有烦恼，故个个都有佛性．只是未能显现出来，因而成为烦恼罢了。

现在打个比喻：烦恼犹如一块冰，佛性好比是水，水有湿性，而冰也具有湿性；水是智慧，冰即烦恼，由此可知，智慧与烦恼同是含藏佛性的。

现在，再来比喻它的作用，水柔不会直接伤害人，而冰硬却能伤身害命，比如一盆水泼到你身上来，你只觉清凉，却不会伤及身体；但如把一大块冰往你身上掷，就会打伤你，甚或置于死地，这便是智慧与烦恼的分别。例如人起了烦恼即会生嗔心，继而破口骂人，使他人也生烦恼，但有智慧的人说出来的话，令人听了会心生欢喜，甚至连原有的烦恼都一并消除了，这就是冰与水，亦即烦恼与智慧的不同处。假如我们将烦恼变成智慧，那便是返本还原，因为冰可化成水，水也可以成冰，因此不能说众生不是佛，佛不是众生。其实，佛是众生的佛，众生是佛的众生，这只是一种转变，若能明白你的自性便是佛性，就能把烦恼变成菩提。

菩提即是觉悟的道理，觉悟些什么呢？悟到一切都无所执著，若有所执，就不会觉悟。觉悟的滋味怎么样呢？是把烦恼断了，到没有烦恼、没有无明时，就现出智慧，因而得到解脱，这叫开佛知见。

还有‘示佛知见’，示即开示，佛的知见开发了，还必须用一番功夫，怎样用功呢？像开金矿一样，需要工人去工作，一点一点地把泥土挖开来，还须专心去淘洗，把真金淘出来，所以必须指示众生怎样去得到真正的精金，这是示佛知见。然后，又要悟佛知见，得到了指示，必须依法修行，如实用功。比如天天坐禅，有一天使会豁然贯通、突然的开悟了，开什么悟呢？是真正的了解，会觉得：哦！原来是这样，原本是这么一同事！于是人生的问题便明白了，这是悟佛知见。

佛的知见，不像我们众生的知见，整天尽打妄想，生出执著心，谁对我有一点不好，就生出烦恼心，其实，你若对人家好，怎会有人对你不好呢？明白了这个道理、就不会有人对你不好，因为不是人家对自己不好，而是自己对人家不好，这叫做‘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巴掌才会响。’在悟佛知见之后，便是入佛知见，须勤谨专修，回光返照，待光照到了心里去时，整个智慧也就开现，这是入佛知见。

佛说法凡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为众生说法，教化众生，这是指佛所说法，一代时教的大概而言。若以本经来说：‘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’，这部经的因缘有六种：

第一因缘是‘恃多闻，忽定力’，恃乃仗恃之意，仗恃什么呢？仗恃多闻。多闻是多所见闻，如读经听法多，知识也多，好像阿难便具有多闻的机缘与能力，佛所说的法因他常随侍数十年，每一法会所说的他都记得住，真是过耳不忘，这叫多闻，也称博闻强记。因所记取的道理多了，便有所仗恃，故说恃多闻。忽定力，是忽略了定力的重要，阿难就是这样，以为能广闻知见就够了，因而不重视定的修养，不去用功参禅，不晓得打坐是行，听法是解，所以我们必须解行并进，互为相应，才是正途。希望各位既重多闻，尤重定力，双管齐下，勇猛精进，这样，当会得到不可思议的殊胜境界。

这部经乃以楞严咒去解救阿难而引起的，一天，阿难独自出去乞食，遇到摩登伽女，那时的摩登伽是外道，她会一种咒术，名先梵天咒，由于见到阿难生得英俊，便为她的女儿用咒术迷惑阿难，供其淫乐，阿难因定力不够，于是不由自主，眼看将要破淫戒了，那时佛陀知道了，即敕文殊菩萨用楞严咒救回受迷的阿难。

当回到佛前，阿难便痛哭流涕地说：‘（我）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。’因此恳请佛陀，告诉他十方诸佛是怎样修行而得以成正果的。故本经的因缘是为了阿难仗恃多闻，忽略定力，引起佛陀广说诸理，来破他的迷执。

第二因缘是‘警狂慧，护邪思’，警是警告，警告具有狂慧的人，狂慧是天生的聪明，但却不务正道，反而藉他的智慧去做害人的事情，而且思想邪恶，不加改正，甚至更运用其智慧去掩护他的邪恶思想，即所谓护短。简言之，是警告有狂慧的人，护持他那不正当的思想，亦等于警告那些做糊涂事的聪明人。正是：

‘聪明乃是阴骘种’：由于前生有些德行，所以今生就聪明了。

‘阴骘引入聪明路’：为什么会聪明呢？是因为曾做过很多善事，阴骘即是人所看不见的好事。假如做了件好事便鸣锣击鼓地大事宣传，这就不算是阴骘，所谓：‘善欲人见，不是真善。’做了好事就到处告诉人，那便不是真的行善，只不过贪图一个善的名而已。‘恶恐人知，便是大恶。’做了恶事，却恐怕人家知道，这就必然是件大恶事。

‘不信阴骘恃聪明’：因为现在聪明了，便用不著广行阴德，也不再行善了，只是专运用那些小智慧，于是

‘聪明反被聪明误’：终于，被那小聪明贻误了自己，不再往好的方面去精进，而渐渐的堕落。

由此可见，大恶的人，如回过头来便成大善；相反的，大善士也会因堕落而转为大恶；具有狂慧的人常会做出颠倒的事情，是因为有了邪恶的思想，本经就是要纠正这些人，让他们走上正路，回复正确的思想。

第三因缘是‘指真心，显根性’，这部楞严经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，那么，指人的什到心呢？是直指真心！真心，是看不见的，或说：我知道我的心生在体内，形状像倒挂的莲花。须知那个不是你的真心，只是一个肉团心，它不会有什么作用，只不过是维持躯体生存的一种机器而已。如果认为它有更大的功能，那么，何以人死后，其心虽在，但已不能起什么作用了呢？这足以证明肉团心并非真心，故知真心乃本有的佛性，它不在身体之中，也不在外面。关于这方面在讲到经文时，会说得很详细，其中也会提及十番显见，见性才是我们的真心。

因此，这部经的其中一个因缘是要指明：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我们的真心是不去不来，不动不变的，同时，它的本体也没有染污，故明示真心实相，显出根性本然，乃本经的第三个因缘。

第四因缘是‘示性定，劝实证’，修定的法门很多，即使外道也有他的定力，但其间的差异，却是‘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’我们必须修正定，而不是邪定，外道与小乘所修的是邪定，而不是正定，如不修正定，那么不管修到什么时候，也是不能成正果的。关于性定，有两句话很重要：‘性定魔伏朝朝乐，妄念不起处处安。’我们修行时遭遇到种种魔障、业障的出现，是因为性还未定故，性若定了，则什么魔都会被降伏的。

魔有很多种，据本经所讲，即有五十种，其实可说是很多很多的，有天魔、地魔、人魔、鬼魔、妖魔.....等等，都是从各方面来扰乱禅定。其因是由于我们在未成佛或未信佛之前，与所有的魔王同是一家人，互为眷属，而现在要与他们分家，去修禅定了，他舍不得你，于是便从中扰乱，障碍你的修行，因此，如果定力不够，就会被魔的境界所转而跟魔跑了；若定力具足，则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。如如不动是定力，了了分明是慧力，能有定慧的力量，则什到魔也动摇不了你，反之若没有定力便会到魔的家乡去，成为魔子魔孙，辗转不已了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
外道所修的定力，因不知性定的重要，反而从末梢上著手，光在自己的假躯壳上用工夫，头一件是错把自己的心识作真心，所用的功，即使有一点寂灭的境界，都是不实在的，犹如用一块石头把草压上，这可能暂时使草不能生出来，但把石头移开了，草仍然会长出来的，因此如不把妄想的根截断了，就不能了生死。禅宗里头讲的‘念佛是谁？’这个话头就是扫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彻底地把妄想的根清除掉，这样，有一天使会豁然开悟。假如用妄想心去修道，就好像煮沙欲成饭，一无是处，纵修尘劫，亦难脱出轮回。

上面所提的魔，只不过是外魔，此外还有自心魔；外魔还易于消除，而源于自心所生起的魔却难以消除，例如病魔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曾说过两句狂话，我说：‘人人都怕魔，我是魔怕我！’谁知说了不久，魔就来了——那是病魔，经过一场大病，终于变成我怕魔了。由此可知，修道的人切勿信口雌黄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必须一心修道，不要用人的心，而要用道心，亦即是要修性定、修实证，不要老在虚妄之中打转，比如乱打妄想：或者以为自己成佛了，于是乎在坐禅之间便觉得放光动地，或在坐禅中看见佛来为自己授记，说：你快要成佛了。……这些都属妄念，或魔的境界，而不是实证。

释迦牟尼佛证果，是在菩提树下，他坐了四十九天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开悟了，于是他说：‘奇哉！奇哉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’在他未证果之前，天魔曾来试验他，变成美女，在佛前施以诱惑，但佛当时在定中，未为所动，因此才得以证果。故我们欲修实证，必须要有性定，性不动摇，所证的果才是真实的，不然则成邪定。

第五因缘是‘销倒想，除细惑’，倒想是颠倒之想，不是正确的思想，故阿难回到佛所，虔受教示之后，曾感动地表示：

‘妙湛总持不动尊’，总持乃梵语‘陀罗尼’，即咒之意，不动尊即楞严大定的表现，整句合起来是对佛的赞词。

‘首楞严王世稀有’，意思是首要的楞严大定是世间稀有的法门，怎么的稀有呢？因它能：

‘销我亿劫颠倒想，不历僧祇获法身’，意思是说：销除了我无始以来，生生世世的颠倒思想，而且不需经历三祇百劫，便顿悟真心乃是本具的法性身，亦即是如来藏性，不必久远的经历，便已获致了。

什么才是颠倒想？其实，我们世间所有的人所想的都是颠倒想，故楞严经出世的因缘是要销除我们的颠倒思想，因此称‘销倒想’。除细惑，除去世人微细的、眼睛所看不见，耳朵所听不到，心里所想不出的那些微小的迷惑。如果一念不觉，便会生出三种细惑，所谓‘细惑如尘，自性如镜。’现在我们犹如明镜之上沾著无数的微尘，故神秀大师有一首偈颂说：

‘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；

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’

曾经有人说：这首偈是不对的，但我认为是对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本具菩提的种子，故身好像是菩提树，人的本性真心犹如明净的圆镜一般，故说要时时勤拂拭，即是需要时常修行，并劝勉行者不要让明净的真心被世尘污染了，正是：‘今日擦，明日净，擦来擦去如明镜。’所以这首策励行人勤谨修行的偈颂是对的，是开悟前的人所应予遵循的。但是，对六祖大师来说呢，就是：

‘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；

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’

由此偈颂，可见是开悟后之作，所谓：‘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忽动被云遮。’一念不生起，佛性自现；六根一动，心光障蔽，如被云蔽。故为众生销倒想，除细惑，即是本经一大因缘。

本经第六因缘为‘明二门，利今后’，首句的意思是令众生明白平等与方便这两种法门，平等法门乃一心万法，原本无差，平等一相的意思；方便法门为权宜之法，意即不是实在的，而是在实法之中善巧运用，属暂时性的，而实法则永远不会变易，故说法有权实两门，时以权巧方便，导之趋入实法。

举个例子：好像释迦牟尼佛的‘空拳度子’，他抓著一个空拳头，去救度一个小孩子，起因为有一个小孩子往井边爬去，差不多要掉到井里去了，如果掉进井里去就会淹死，叫他回头，他是不会听从的，因此，释迦佛便抓著他的拳头说：‘我这手里有糖，你快点回来吧！我把糖给你。’小孩子听说有糖吃，于是便爬回来了。这是不是佛在打妄语呢？不是的！佛陀对众生施教，常用这种权巧的方便法门。

‘利今后’的今，可以指为佛在世的时候，也可以指为现在，以致于将来的一切众生，因为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，得到法的灌溉，故称‘明二相，利今后。’这是十门分别中之二——起教因缘的第六因缘。

由于上述的六种因缘，故有这部楞严经之说，而此部经是以平等与方便这两个法门说法的，平等法门是实法，方便法门是权宜之法，佛以此二门教化众生，令诸众生离苦得乐，终证佛果。

第三门是‘藏乘摄属’，也可以说是藏乘分摄。藏即三藏，分为经藏、律藏，及论藏，三藏又属三无漏学，亦即‘戒、定、慧’。经藏属于定学，律藏为戒学，论藏乃慧学，在中国的经典上常看到‘三藏法师’这种称呼，便是指这三藏。经藏中所宣说的，多数是教人修定，例如此部经便是教你修禅定的，故这部经是有关定学，属于经藏，但其中也兼及戒学与慧学，只是不多，故说它是以定学为本，如前面所说：‘示性定，劝实证’，便是此部经的宗旨。在经文中，说及了四种清净明诲，这是讲戒，但演释不多，故此部经不属戒经，也不专论慧学，只是以戒慧辅导定学而已。

说到乘，什么叫乘呢？比方轿车，车有大小，小车只能自乘，如脚踏车，故称小乘，小乘乃声闻缘觉乘，大乘即菩萨乘。菩萨乘犹如大车，可载很多人，所以佛所说教，有大小乘之别。而这部经为教菩萨法，乃诸佛所护念，属大乘所摄，故是一部大乘的经典。

为何说这部经是教菩萨法的呢？因为有些阿罗汉要回小向大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阿难从摩登伽女的家回到佛所，乃启请释迦牟尼佛，指示他过去一切如来所修的菩提道，于是，释迦佛答覆他所问的，说道：‘这种法就是菩萨所修的法。’故这部经是属菩萨乘，而不是小乘法。

第四门是‘义理深浅’。此部经所讲的道理是属那一家呢？按天台宗的判断，分有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。藏教是小乘法，属三藏教，所说的经典是阿毗达磨，和阿含经，阿含是古印度语，中文译作无比法，虽说无比法，但仍是小乘法，所以天台判彼为三藏教。那么，什么叫通教呢？意思是前通三藏，后达别教，即前后通达之义。通教之后是别教，与前面的通教和后面的圆教都不同，是特别的。别教之后是圆教，所谓‘藏通别圆’，是为天台宗所判的四教。

按以上天台四教的分析，这部经应归属别教。若以贤首宗的判法，是分为五教，即小教、始教、终教、顿教，与圆教。小教即天台所判的藏教，始教就是天台的通、别二教，而终、顿、圆三教都包含在天台圆教中，故五教四教之判，虽名称不同，其义理却是一样的。依贤首宗所分，小教但知人空，不说法空；小教之后，始教为大乘教的一个开始，明诸法空义，而终教则入大乘法的深处，既知人空，也知法空，故人法双亡。

提到人法双亡，我倒记起一则公案：

在释迦牟尼佛时，常有人讲去供斋，当佛受供之后，就会给那些斋主说法。按照律仪通常是由斋主向佛稽首顶礼，然后求佛说法，有时佛不在，就请佛的弟子、罗汉等去应供，应供完了也是要说法的。

有一天佛领著大比丘众去应供，只留看一个小沙弥看门，这时又来了一个斋主要施供养，但是佛及大比丘们都赴斋会去了，于是那位斋主便道：‘只有你一位沙弥也好，还是请你去应供吧！’这位小沙弥终于战战兢兢地便跟著去了。

受供完了，这位斋主便毕恭毕敬的拜伏地上，向那小沙弥叩头请法，你猜这位小沙弥怎么样呢？他怕得静悄悄地下了座，跑回佛的住所去了。

这位斋主跪了那么久，都没听见讲什么法，便偷偷地抬头一看，只见座上都空了，就在这刹那之间便开悟了，究竟他开的什么悟呢？是悟到人空法空，当时顿然觉到：‘噢！原来是这样，但是，光开悟还是不行呀，需要去求印证才是。’便赶紧跑到祇树给孤独园去，找那位小沙弥印证。

那位小沙弥，逃回去之后便连忙躲到自巳的睡房里，把房门拴上，原因是怕那位斋主来找他讨法债，要他说法，谁知刚锁好了门不久，斋主便已登门找他来了，而这个无法可说，缩成一团的小沙弥也因此急得开悟了，他也悟到了人空法空的道理。

这正是因缘一到，焦急和欢喜都一样可以开捂，当境界来了，则水流风动，钟声铃响，都可以开悟，就像煮饭似的，需要等到机缘成熟了才可悟入，只要能专心一致的修行，毋急毋躁，毋怠毋荒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

所谓圆教，是一切圆融无碍，交互相摄，就像我们念佛，一声南无佛，便即回向一切的众生，念佛应为大家念，为众生念，这就是圆融无碍。

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次带看弟子们到一个国家去，而那儿的国王臣民都不欢迎、也不供养他们，后来等到摩诃目犍连尊者来了，这国家的国王大臣，以及诸老百姓，都恭恭敬敬的给予欢迎，并且悉心供养各种所需，这么一来，佛的弟子们大感诧异，不明所以，认为盛德如佛，到了此城都不受欢迎，亦无人供养，反而他的弟子目健连却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此便请问于佛。

佛遂向徒众解释说：‘这是因为在过去生中，我和他们并没结下善缘，而目健连在往昔生中，为一樵夫，有一次遇到一窝蜂来螫他，他曾对这窝蜂念了一句“南无佛”，并发愿说：“请你们不要螫我。我将来得道，当先来度你们成佛，千万别起这个恶心害人。”因此，蜂子也就不螫他了。而这窝蜂轮转至今，成了这个国家的国王臣民，那樵夫也在今生修成比丘，往昔曾发过愿来度他们，故今日相遇，便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礼遇，这都是夙世的因缘所造成的。’

所以我们修道，就应该与一切众生结缘，当眷顾他们，发愿度化他们，同登彼岸，共成佛道，所谓：‘未结菩提果，先结众生缘。’这是很要紧的，这乃是大乘菩萨的发心，不要成为一个只顾自己，不顾他人的自了汉，正是：‘欲结菩提果，广结众生缘。’

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众生就是佛，如对众生好，即是对佛好，你若把一切众生看作佛，则众生也会把你看为佛；若把众生当作魔王，则众生亦把你当魔王，这等于带著有色眼镜看人，你看人是有色的，人家透过你的有色玻璃看你也一样。所以我说：众生之间，就好像互通了无线电，是共相连系的。

这部楞严经，它的意义讲过了，但是在理的方面，究竟是深是浅呢？它的理就广大海那么的深，而大海又有多深呢？在大海之中，它的深度是不一的，这是依学人的根基及其所能收摄的而各有不同。由于经典的理深，故我们所能摄取的智慧才会大，所得的定力才会坚固，是以称为一切事究竟坚固。此部经中深奥之理，也如海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能获得多少，端视你的根性，而它却是浩浩然，不增不减。

十门中的第五门是‘能诠教体’，什么叫教体呢？为什么要有教体呢？凡佛所说法，都有它所依的教体，这部经所教的体是：声、名、句、文。在文殊菩萨启请释迦牟尼佛说：‘启请如来，出现于世。’如来出现于世所说的教义是什么？他说：‘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’此方，即指娑婆世界，声、闻就是教体之一，但是单以音声，不成教体；因为风也有声，水也有声，故乃有名、句、文之说。声为佛所说法之音，由此言声而生名目，有名目即生句读，从句读便成文章了，故声、名、句、文，为本经的教体。

依贤首疏起信论的说法，则略分为四门：上面所说的声、名、句、文为随相门，按万法唯识的旨趣，是以唯识为教体，故称唯识门。然识心无体，此经所说，一一皆归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故声、色二教，皆以归性为教体，名归性门。再者，为剖明前三门之理，心境理事皆相无碍，互摄圆融，随相门属境，唯识门属心，合成心境无碍。又随相、唯识两门属事，归性门属理，而成理事无碍，故曰无碍门，而为本经的教体。

第六门是‘所被机宜’，是属于教化众生所契的机。此部经所教化的是什么众生呢？是‘情与无情，同缘普化’。主要的是声闻、缘觉，及有学，声闻是闻佛言声而入道的，修苦、集、灭、道四谛法。缘觉有两种：（一）生于佛世之时，修十二因缘悟道的。（二）生于无佛出世时，藉现事缘而悟道的，亦称为独觉，独觉的行者，住在深山幽谷里，隐于岩崖洞穴间，静观天地万物之生灭现象，因而悟道。

这部经正是教化声闻、缘觉这两类当机，且又教化有学的行者，如四果罗汉、菩萨等，若到了佛的果位上便是无学位了。此外，还教化一种定性的声闻——不顾意回小向大的，不定性声闻就能回小向大。本绝的宗旨是使之回小向大，即由声闻经缘觉而趣入菩萨道上去。这四类小乘人都属本经所教的当机众，皆当受教化，发菩提心，成菩提果，故本经可说是无机不被，无人不度的。

第七门是‘宗续通别’，宗崇曰‘宗’，乃‘崇尚’之意，宗之所归即‘趣’。佛所说的教法，有权乘、实乘之分，权为短暂，实属永恒，权乘的法门多谈因果，如二乘人之专说因果，则因是宗，果是趣了；而实乘方面乃讲悟入，那么悟便是宗，入即是趣了。又如本经以阿难当机问难，佛教他回小向大，此是宗，待他从闻思修而达致极果，便是趣，故这部经，实乃通于佛道的宗趣，不若小乘经典，仅拘限于二乘的权宜教法，而未通于佛果，此为宗趣通别。

第八门是‘说时前后’，这部经是佛在什么时候说的呢？佛说法四十九年，有教无类，循循善诱，观机对病，化导有时。但以此部经的义理因缘，却系通前达后，宗趣圆融，而致各家的疏判注释，莫衷一是。就以此部经之开示回小向大说，应在方等之期，然就波斯匿王年龄说之，彼与佛同年，经中波斯匿王曾自述行年六十又过于二等，则其时又当属般若之会了，如从多方面的经义教理看，均为引摄，导进菩提；则时维中转，教在方等，该是比较善适，至若排异强诤，这又何必呢？

唐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

第九门是‘历明传译’，历是经历，明是明白，传是传授，译是翻译，意思是将本经辗转流布的经过，说个明白。

说起这部经的因缘，是很长远的。早于天台智者大师研诵法华而创立三观，后遇梵僧，与智者

曰：‘此与天竺楞严意旨相符。’智者闻后辄向西方叩拜，冀能一观楞严的意旨，不料这么一拜便拜了十八年，而终未能得见这部楞严经。

原来这部楞严经当时在印度是属于国宝，乃龙树菩萨到龙宫去取出来的一部经典，故视作稀世奇珍，禁传国外。本经的译者般剌密谛法师后来曾企图把它流传到外国去，尤其是具有高深文化的中国，但初次被边关官员查获，带不出来；随后他想出另一个办法，乃用最柔细的白毡，把经写好，用蜡封妥，割臂潜藏皮下，及创口平复，再携出国，俟抵中国广东省，适与被贬的丞相房融相遇，于是为房相请到寺中，翻译这部经典，此乃传译本经的一段困难经过。

如今，我们得以研读此经，实多亏这位般剌密谛法师的一番苦心，各位想想：这部经是多么的重要呢！再说，智者大师获悉天竺有此经，即虔心遥拜十八年，但终未曾一见，我们现在却不拜而遇，并且能一同读诵参研，如此因缘，又是多么的殊胜呢？希望大家珍重！

‘唐’，是唐朝，唐朝的什么时候呢？是开则天退位，中宗皇帝嗣位的神龙元年。

‘中天竺’是印度的中部，‘沙门’乃印度语，华译‘勤息’，即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，如是行藏，即属沙门。

佛在世的时候，有马胜比丘，穿袍搭衣，行经道上，舍利弗在路上遇见他，大为赞叹他的庄严威仪，遂向他探询，马胜比丘答曰：‘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，常作如是说。’舍利弗听他这么一说，便随他到祇树给孤独园，拜佛为师，出家修行了，故佛行勤息，是亦号‘沙门’。

这位般剌密谛法师多行勤息，化及有情，固足以称作沙门，他把本经潜带入中国，又须从速地译完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他匿经去国，不久国王当会降罪于边官，故这位法师打算赶快回国，以认其罪，毋令贻害他人，由此可见这位法师的高行雅操，也可见他对本经的贡献，功德是如何的大了。我们今日得见是经，实赖谛师此项广大功德所赐，故谨在经首，将这位元沙门的一段宏法经过，先向大家介绍。

同时，我们也应向这位沙门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学‘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’。

何谓勤修戒定慧呢？首先应皈依三宝，继应谨持五戒，并且依戒修行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五戒，就是：（一）不杀生。（二）不偷盗。（三）不邪淫。（四）不妄语。（五）不饮酒。这五条戒是学佛的准绳，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我们都能修持五戒，就不会失落自己的本份。

可能有人说：前四戒，看来是应该守的，但为什么喝酒也要戒呢？甚至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喜欢抽烟喝洒，由于有这么一项戒酒的规条，就宁可不亲近佛法，然而，却不去自自一下：抽烟对不对呢？喝酒应不应该呢？又或许有人会说：人人都喝酒，人人都抽烟，此乃人之所发好，有何不对呢？殊不知‘买焉不察’，染习成风，无知蠢动，迹近盲从，及至习以为常，尚懵然不觉，于焉人云亦云，终至移形换格，癖病日深，积习难除，犹自狡辩，强护其短，这确实是弥足悲叹的事。须知即或未酿成大病，但已具小病，纵然未演成大病，也属毛病了，各位看看，这是多么的愚痴呢？

为什么我们需要戒酒呢？这里给各位讲一则故事：

有个人发心学佛，并受五戒，唯独好酒，且恶习未除之余，一天举杯欲饮，却苦无下酒之菜，适见邻鸡，搜啄而来，乃大喜过望，捕而烹之，这么一来，只为杯中物，转瞬间接连地犯下了

盗戒与杀戒，迨畅饮之余，邻妇过门查询了，此君复频频摇首，口口称无，更于酒气翻腾之下，见美色而起淫心，竟强而污之，由是，妄语戒及淫戒也一并犯了，事后，拘于官，绳于法，系于囹圄。你们看！只为一点小毛病，便使一个佛子接二连三地把五戒全犯了。此乃因酒能乱性，到时身不由己，即胡天胡地，而招致大祸临头，正是‘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’呢！各位不可不慎，也不可不戒！

受戒，应怎么受呢？并不是自己看看书上所说的，怎么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、不酒，就算受了戒，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随便的，也不是在佛前上了炷香，或烧几个香疤，就算是受戒了。而是必须请求一位高僧大德，为你正式地依法主持，说戒作证，授你戒体，才属受戒，然后更需依法修行，这样，才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

此部经的宗旨，是教我们修习坚固大定，因为修定便可智慧大开，如果没有定力，便得不到慧力，没有慧力，又怎能学佛呢？那么，定力又从何而来呢？乃是从戒而来，平素不滥于情，而用道心处事，是为定；修定，源于受戒守戒，方能在修行之中，与法相应，获致法水的灌溉，而得以欣欣向荣。

沙门共分四类：（一）胜道沙门，凡修行证果的，如证阿罗汉，或证菩萨果等是。（二）说道沙门，凡宏法利生的，像我现在给各位讲经，称做宏法，能使一切众生得到利益的，便叫利生。（三）活道沙门，凡精持戒律，注重修行的，即所谓以道过活之意。（四）污道沙门，凡开斋破戒、违背佛律，对佛教有所染污，而生毁坏，甚且令一般人不生信心的，便属有污佛道的出家人了。

‘般剌密谛’是主持翻译这部经的人，梵语为名，华言‘极量’，意谓智慧、才能，均极丰富圆满。为什么称他做译主呢？因为当时一同进行翻译这部经者，不止他一个人，而是聚集很多法师大德，一起工作的，谛师乃此译场的首座故。

‘译’者，变易之义，意即从梵语转易为中文，这位主理翻译的谛师，当时是在广州的一座大寺院——‘制止寺’进行工作，故在历明传译这一门中，先提到他的名字。

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

在谛师主译的译场中，有一位助手，是来自‘乌苌国’的‘沙门’，名叫‘弥伽释迦’。乌苌国也是当时古印度的一个国名，是前阿输迦王的花园，旧称乌场，在印度北部的地方。弥伽释迦，中译‘降伏’，这位元法师是助理语音翻译的工作、确定由梵音变易成华语的适宜词句，他是担当译场要务的一员。

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

‘罗浮山’，是广东省名山之一，‘南楼寺’是‘沙门’‘怀迪’法师所住的地方。在怀师的师父为分取这法名的时候，望他能精进用功，故用此名，因怀者抱负之意，迪者进取之谓，具有常怀精进、刻意修行之义。怀师学问渊博，平素广览群经，深研佛典，融会贯通，兼擅梵语，故能当证译之职；虽然，般剌密谛与弥伽释迦两师均谙梵华语文，但是，缘于甫抵华夏，犹恐未适，为得以彻底明了，故特用一位中国法师，来协助参证译文，以求尽善尽美。

不过，在最近的经本中，就没有提到怀师的名字了，古本上是有的，至于为何略去呢？则无从查考，但我希望以后我们研读或讲演这部经时，仍该知道这位担任证译的法师。

菩萨戒弟子 前正议大夫 同中书门下 平章事 清河房融 笔受

‘菩萨戒’共有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，是修学菩萨道的戒法，亦属大乘的戒法，是出家人、在家人都应受的戒。梵网经有云：无论国王百官，在受位时，都应受菩萨戒。房融以宰相之身，因深明佛义，因以佛作父，以菩萨为兄，而于受戒后自称为‘弟子’。

‘前’即以前，‘正议’在史册中称正谏，官名也，是对朝政国务任谏议之职，故亦称‘谏议大夫’，又称‘言官’、‘大夫’，官职之谓也。

‘同中书门下’的同字，具有两义：（一）兼同之意。即说房相兼掌‘中书’及‘门下’这左右两相府的事务。（二）共同之谓，意乃与同僚等共理职事。中书，是职掌帝言御劄。门下，为主理政务。

‘平章事’，平即平均，章是彰显，事乃事务，串起来的意思是：均理政事，彰显法度等务。

‘清河’地方名，也就是房融的家乡，‘房融’，人名，姓房名融，有子房琯，他们父子均先后官拜宰辅，房融的事略极少，有之多出自其子琯的记载中。

‘笔受’是以其文笔，润色经文之意，使章名语法，文理词义，同致佳妙故此，楞严经的行文措词，都极为优美，堪称诸经之最，各位如有志研学中文，这部经亦足为你们的范本。

第十门是‘别解文义’，这是将全经的含义，析别分解，都判三分，计：（一）初序分。（二）正宗分。（三）流通分。

这一分判，始于晋朝高僧道安法师，因后秦主苻坚曾挟十万师之众，直取襄阳，以得亲近安师为乐事，故后人提及安师时，亦称‘苻秦道安’。

‘初序分’，属于经前的序介起缘，‘正宗分’为阐明经中的宗趣，‘流通分’是经后劝信与流布的文字，安师这一分判，曾得证于亲光菩萨的佛地经论，由是可知，梵华高德，所见雷同，故以后的法师皆依此判，而经弘教化。

以上所讲的，都属经前方便，现在我们循此三分，正说经文。

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室罗筏城。祇桓精舍。

‘如是我闻’：‘如’是信，亦是指法之辞，指明这部楞严经十卷之法，‘是’为这部经所说之法，实在是这样，‘我闻’实在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。‘如是’，亦是信成就，凡佛所说的经典，都有六种成就：（一）信成就；（二）闻成就；（三）时成就；（四）主成就；（五）处成就；（六）众成就。为什么以信为首呢？‘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’信是道的根源，功德的母亲，它能增长一切的善根，信是特别重要的，又智度论云：佛法大海信为能入。佛法如大海那样深，没有旁的方法可以进去，只有信才能深入，只有信才能明白，所以说：‘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’。

你现在坐在这里，听我讲经，一定要有信心，不可有怀疑心，有怀疑心，我讲对了，你们还说不对；有信心，就算我讲错了，你们还是说对的，有道理，所以来听经，不要信自己，要信我。我说：楞严经怎样好，你们相信，同意我的说法，这便是信成就。有信还要有闻，好像我现在讲经，虽有信心，但不来听，要到外边去游玩，饮咖啡，等到回来时，已讲完了，这怎能有闻成就？今天有位白小姐，她抱病还来听经，这才是闻成就。现在你们这样多人，千里迢迢，从西雅图来这里听经，亦算有闻成就，我无论如何，会成就你们的信心，和完成你们的闻成就。有信有闻，但没有时，亦没办法来听经，好像你们有的教书、有的读书、有的做工，怎能有时间？现在你们一同决定，利用暑假来学中文，和形容佛法，真是太好了，把中文学会，经典亦明白，这是一举两得，这就是时成就。有了时，没有说法主，亦不圆满，所以就把我从墓里拖出来，本来我叫墓中僧，与尘世隔绝，现在又出来对你们讲经说法了。说法有主了，但还要有个相当地方，这叫处，才能成就法会。有了适当的地方，还需要众人来听经，譬如有信、有闻、有时、有处、有主讲，但没有人来听，法会亦不能圆满，现在你们这样多人，从很远的地方，坐飞机来到这里，聚在一起来听经，这亦是有众成就了。

在此部经上，佛是主讲，处是给孤独园，众是诸大比丘，凡佛所说经典，都具有此六种成就。

‘我闻’：这里的我，是阿难自称，又‘我’的析义，有四种不同的说法：（一）凡夫妄计执著的我。（二）外道妄计幻想的神我。（三）菩萨随世示现的假我。（四）如来法身的真我。凡夫执著肉躯是我的，其实肉躯只是临时的，好比旅店，旅店不能久住，终要搬迁，肉身亦如房屋，房屋坏了，不能长住里面，就要搬家；凡夫不明白，执著肉躯是真我，终日为它奔波劳碌，唯求食好、住好、穿好，不知这个臭皮囊是最肮脏的，如眼屎、耳屎、鼻涕、口水，三日不刷牙，便有口臭；四日不沐浴，便有身臭；甚至多出汗的人，一二天内便发出臭味，再加上大小便，九孔常流不净，有什么可爱惜的？况且一旦死了，半点人情味都没有，要去就去，绝不会因为你对它好，它就多陪你几天，甚至因一句不顺耳的话，便生嗔恨，怒气冲冲，烦恼重重，究竟这个我是谁呢？自己根本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本来面目，反把像厕所一样污浊的肉躯，装饰得美丽堂皇，终日为它忙碌，岂不是太枉费？我一生便不为自己忙，只为别人忙，对自己这个臭皮囊，从来不去注意的。

‘如是’是信成就。‘我闻’是闻成就，为何阿难还有我？还称我？其实这只是假我，不是真我；本来是耳闻，为什么不说耳闻而说我闻？耳朵根本不能闻，所闻只是性闻，闻性是常在，耳朵只是闻的门户而已，我是一身之总，故曰我闻。我闻，亦是说是心闻。这部经典，是我阿难亲自从佛听来的，不是我自造的。

凡夫执著有我，所以生分别心，看不破，放不下，怎能得自在？外道妄计有神我，认为我就是神（详细分析起来太长，现在不讲），菩萨有假我，为何菩萨还有假我？菩萨已达无我相，所以明白此身是假，有假才有真，知道有假才会去找真。我人信佛，就是为追求真理，知道世间一切都是假的，故要在假的方面，找寻真的，从假我找到真我。真我是什么？就是自性，就是成佛，成佛才是真我，没有成佛以前，都是假的。凡夫以为自己这个肉身最好，生得又强壮，又高大，相貌一表堂堂，怎可说是假的？但是否能永恒不变、永久生存？如果不能，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了。

佛经开始，都用‘如是我闻’四个字，和外道经典不同，外道经首，不安‘阿’，便安‘嚧’，‘阿’，就是无的意思；‘嚧’是有的意思，因为有无不能决定，索性便两字都安上去。

‘如是我闻’，还有四种意思：（一）息众疑；（二）遵佛嘱；（三）息争论；（四）异外道。

（一）息众疑：阿难结集经藏时，升座说法，大众顿起三疑：（1）因为阿难法相圆满，具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形好，和佛一样，因此怀疑是否佛再活过来？（2）是否阿难已成佛，才有这样圆满端严，和佛一样的相貌？（3）不是阿难、不是释迦佛，那么是否他方佛来这里成佛？大众起了以上三疑，等阿难大声说‘如是我闻’，大众才消除疑惑。

（二）遵佛嘱：遵从佛所咐嘱，佛将入涅槃，众弟子都哭起来，尤其是阿难，他是佛的堂弟，

又是侍者，所以泣不成声，这时有阿那律陀尊者，就对阿难说：‘你不能哭，应该赶快问佛，怎么安排后事？’阿难说：‘要问什么后事呢？’尊者说：‘要请问佛四件事：（1）佛在世时，我等依佛为师，佛灭度后，我等依谁为师？（2）佛在世时，我等依佛而住，佛灭度后，我等依谁而住？（3）佛灭度后，将来结集经典时，一切经典，以何为首？（4）佛灭度后，如何处置恶性比丘？’阿难恍然觉悟，即时请问佛：‘佛灭度后，我们依谁为师？’佛答：‘以戒为师。’又问‘佛灭度后，我们依谁而住？’佛答：‘依四念处为住。’什么是四念处？（1）观身不净，便不会爱惜身体。（2）观受是苦，便不会贪图享乐。（3）观心无常，便不会执著妄想。（4）观法无我，一切法，即色受想行识五蕴，五蕴色法，都没有真我存在。又问：‘佛灭度后，将来结集经典，一切经典的前面，应该用什么文字来代表？’佛答：‘一切经典，当安“如是我闻”，和六种成就，才能表示经典圆满，及证明是佛所说的。’又问：‘佛在世时，可以调伏恶性比丘，佛灭度后，如何处置恶性比丘？’佛答：‘默而摈弃。’恶性比丘——即不讲道理的比丘。默摈，即不要理睬他，不要和他说话，他的恶性，就无从发展，便会慢慢调伏，佛在世时，亦有六千恶性比丘，因为佛能教化、能调伏，才相安无事。

（三）息争论：阿难还未证四果，当时佛的弟子，多是四果大阿罗汉，老参上座，资格和身份都比阿难高深，如果是阿难所说的经典，大家都不佩服，但若加上‘如是我闻’，大家便知道，不是阿难说的，而是佛所说，阿难的记性特别强，佛在四十九年中，所说的经典，他都能详细记得，有条不紊，不会杂乱；现经典前面加上‘如是我闻’，这一切法，都是我阿难，从佛处所听闻的，大众才不会有争论。

（四）异外道：外道经首，多安阿或嚧作为开始，佛则咐嘱安‘如是我闻’，以便和外道不同。

【一时】：是什么时候，指佛说楞严经的时候，为何不说某年、某月、某日？因为印度历法和中国不同，所以无法肯定准确时日，故定为一时。前边‘如是’，是信成就，‘我闻’，是闻成就，现在‘一时’，是时成就，佛是说法主，故佛是主成就。

【佛】：佛是梵语，具足来说是佛陀耶，或布大耶，中国人喜欢读省文，故简称为佛。你们如能明白佛的道理，便可作佛，要想作佛，亦要学佛一样，一天到晚，都是无忧愁，无烦恼，欢欢喜喜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自己亦成佛，如果你们能见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便没有执著，那么你们亦就是佛。

‘佛’有三种意思：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自觉即是自己觉悟，凡夫不觉悟，所以和凡夫不同；觉他则和二乘不同，因二乘只能自觉，不能觉他；觉行圆满则与菩萨不同，因菩萨只能自觉觉他，还未达到觉行圆满，佛是三觉圆、万德备，故名为佛。照此部经文解释，佛有三种意义，即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，名称虽异，但意思相同，这是佛大概的意思，如果详细解释，则三年亦说不完，现在是科学时代，尤其是在美国，大家都要快，所以我说不例外，不再守旧，不作长篇大论了。

【室罗筏城】：即舍卫国的京都，为波斯匿王所在的地方，又叫舍卫城。室罗筏是梵语，翻译为丰德，这是说这国家有五欲财宝之丰，五欲即‘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’五种物欲，都十分丰富。而且人有多闻解脱之德，多闻，即博学广闻，多知识之人士；解脱，即不被缚著。以前有一比丘，穿袍搭衣，走到一位老法师面前，诚心地跪在地上求开示，老法师问他来做什么？他答：‘来求解脱之法。’老法师说：‘谁缚著你？’比丘一想，实在无人缚我，为何求解脱？因此豁然开悟，解脱亦是修行容易成就的意思。

【只桓精舍】：只即只陀太子，桓是树林，金刚经上说，祇树给孤独园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精舍，即美丽精致的房子，这个只桓精舍的因缘如下：舍卫国有一位大富翁，名须达多长者，听说佛在某处讲经说法，就生起大欢喜心，即刻要往见佛，在夜半起身的时候，看见明亮如昼，知道这是佛光所照，及行至城门，城门本来还锁著的，佛见他这样诚心，便用神通，打开城门，长者更加感动，及见佛后，听佛说法，更加高兴，便问佛：‘你有这样多弟子跟随，究竟住在什么地方？’佛答：‘居无定所。’即是还没有适当的地方。长者便发心，建一精舍，供养佛及诸弟子居住，因此到处找地，找到只陀太子的花园，认为最理想、最适合，即向太子商量，太子问：‘要购祇园做什么用？’答：‘要盖精舍，供养佛住。’太子和他开玩笑说：‘如果你能以金砖铺满我的园地，我便奉送。’长者回家，便将所藏金砖，运至祇园，铺满园地，太

子说：‘我只是和你开玩笑，我怎会卖祇园给你？’长者说：‘你现在身为太子，但将来要做君王，“君无戏言”，怎可开玩笑？怎能失信用？’太子没办法，就说：‘园地是你铺的，就送给你，但树根还未铺到，依然是我的，不过我说不要，现在就让我们二人，一齐建精舍，供养佛居住。’长者只得同意，便接受太子所说，这是盖祇园精舍的因缘。长者又名给孤独，他是一位慈善家，专门救济鳏、寡、孤、独的人，老年人而无妻叫鳏，老年而无未叫寡，幼年而无父叫孤，老年而无子叫独，长者专门救济这些可怜人，所以名字叫给孤独。只陀的意思是战胜，当他出世时，刚遇他父王出征作战，胜利回国，所以赐他的名字为战胜，祇园精舍就是释迦牟尼佛和弟子所住的处所。

与大比丘众。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依照贤首宗所判，这教为十门分别，上面所说九门，已经讲完了。现在由‘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室罗筏城，只桓精舍’，乃至于最后品，是‘别解文义’，这是第十门。在别解文义里面，‘如是’是信成就，‘我闻’是闻成就，‘一时’是时成就，‘佛’，是主成就，‘室罗筏城，只桓精舍’，是处成就，‘与大比丘众，千二百五十人俱’，乃至诸大阿罗汉，诸大菩萨，是众成就。佛所说经典，并不是杂乱无章，而是都有此六种成就，才可以成立讲经法会，若没有此六种成就，就不能说法。

【与大比丘众】：‘与’，即同或共，大比丘是修道将要证果之比丘，比丘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，有三种意思：

（一）乞士：沿门托钵化缘，乞食的方法不是说这有有钱就向他乞食，那家无钱便不向他乞食，是不论贫富，平等乞食的，所谓：‘不越贫而从富，不越贱而从贵。’

（二）怖魔：比丘登坛，受比丘戒的时候，有三师七证。三师即得戒和尚、羯摩和尚、教授和尚。七证是七位尊证，保证你不破斋犯戒，授戒时，戒师问你：‘已发菩提心否？’答：‘已发菩提心。’又问：‘你是大丈夫否？’答：‘是大丈夫。’这时候，就有地行罗刹，巡察善恶之神，便高声赞叹，佛界处又增加一位僧宝，魔界处反减少一位魔眷，这样互相传播，由空行夜叉，传至天行夜叉，辗转赞叹，又传至第六欲天，魔王听后，就生恐惧，恐惧成佛者众，而自己魔眷又减少，故此比丘叫怖魔。

（三）破恶：破烦恼无明之恶。比丘因具有此三种意思，按翻译规则，多含不翻，所以依然保持梵语，没有译成中文。

【千二百五十人俱】：这一千二百五十人，最初佛在鹿野苑，先度憍陈如五人，次度迦叶三兄弟，他们带同徒众一千人来皈依佛，再次度舍利弗和目犍连师徒二百人，再度耶舍长者子等五十人，共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去了零数五人，故成一千二百五十人，他们以前都修外道，勤苦而无得益，后来遇佛教化而成道，因感佛恩，故常跟随佛在一起，叫‘常随众’，‘众’——三人以上才称众，现在有千余人，所以叫众。

金刚经上之忍辱仙人，为歌利王割截身体，那时，佛做忍辱仙人，在山上修道，修忍辱行，适遇歌利王带文武百官，宫娥妃嫔，到山上游玩打猎，这些宫娥，在山上各处游玩，看见一位老修行，坐在树下不动，觉得奇怪，便问老修行：‘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’答：‘在这里用功修行，修持佛法。’宫娥根本没有听见佛法，不知什么是佛，因好奇心起见，便都走来围著老修行问法。这时王打猎回来，见宫娥都不在，便四处找寻，看见众宫娥，原来都围著老修行，很亲匿地在谈话，便生起妒忌心，以为老修行引诱了他的妃嫔，一怒之下，便责骂老修行：‘为何引诱我的妃嫔？’老修行答：‘没有，我只在这里修行，和他们说点佛法而已。’王问：‘什么修行？’答：‘修忍辱行。’王问：‘什么是忍辱行？’答：‘人们怎样对我不好，我都能忍辱。’王不信说：‘你能忍辱？我现在便先试你。’遂将他的耳朵割下，问：‘是否生嗔恨心？’答：‘不生嗔恨心。’王再将他的鼻梁割下，仙人亦答说：‘不生嗔恨心。’王再截下他的四肢，仙人依然说：‘不生嗔恨心。’王怒说：‘你根本打妄语，我不相信你一点嗔恨心都没有！’于是老修行便发愿：‘我若不生嗔恨心，则我的耳、鼻，和四肢都会即刻恢复生长，如果我有丝毫嗔恨心，则耳、鼻和四肢不会再生长。’发愿后，果然耳、鼻，和四肢都恢复

如旧，王见之大骇，以为是妖怪。这时候，护法天神大怒，便降狂雨、冰雹来打歌利王，老修行又发愿：‘愿护法善神不要发怒，不要责罚他，将来我成佛，一定先度歌利王。’所以佛成道后，便先度憍陈如五比丘，憍陈如即歌利王。我们修道要发愿，一定要发对人好和度人的愿，切切不可发害人、杀人的愿，否则便杀杀不已，循环不息，如果发愿度他成佛，将来大家都成佛，都得到常寂光快乐，多么好！所以即使人们对你不好，你亦要对他好，你看释迦牟尼佛，被歌利王辱骂、割截身体，仍发愿要先度他，这种精神，多么伟大！我们学佛，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那种伟大的精神。

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

这些大比丘，都是菩萨示现比丘身，所谓‘内秘菩萨行，外现声闻身。’内边所行的都是菩萨心肠，外边所行的是小乘法，心里所具的是大乘根性，这句是赞叹各大比丘，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什么叫无漏？无漏是没有漏，即是没有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三种，有漏就会堕落三界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，我们现在是住在欲界，都有欲望，欲望有二种：物欲和色欲，物欲是贪图一切享受，如住小屋，想要有大屋，有小车，还望有大车；有车又想要飞机、游艇，总之这些欲望是无穷无尽，不会满足的。欲望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无明来的。色欲，即贪图美色，虽然现在是民主国家，法律不准重婚，但还有很多人在外边乱搞，甚至三妻四妾还不够，有些土皇帝还要有数百个美女，收在宫里，这实在太不平等，太贪而无厌了！这都是被色欲所迷，被物欲所动摇，都叫做欲漏。

色界亦即有漏，什么都有，贪图有，有得太多保持不住，便有漏洞，故叫有漏。无色界即无明漏，无明是烦恼的根本，是最大的漏，如果能断除无明漏，就不会有欲漏和有漏，亦不会沦落于生死。

这些大阿罗汉都已证果，都得到无漏，不会再漏到三界去，证初果的叫小阿罗汉，证四果的叫大阿罗汉，如果不肯再向前修行，得少为足，便成为定性声闻，所以要回小向大，再前进精修，才能证到菩萨果位。阿罗汉是梵语，含有三种意思：（一）应供；（二）无生；（三）杀贼。

（一）应供：就是应受人天供养，小阿罗汉只可受人天，即天王、国王供养；大阿罗汉可以受世间、出世间，即可受超出六欲天之诸天，及诸菩萨之供养；比丘只可受人间供养，不能受天人供养；小阿罗汉已断三界内的烦恼，故可受天人供养；大阿罗汉则断三界外之烦恼，故可受诸天及菩萨供养。

（二）无生：即已得到无生法忍。

（三）杀贼：杀尽无明贼。

这些大阿罗汉于过去生中已经成佛，因为要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，所以现比丘身，做阿罗汉，跟随在佛的左右。

佛子住持。善超诸有。能于国土。成就威仪。

【佛子】：并不是指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罗侯罗而言，而是指诸大比丘、诸大阿罗汉。戒经上说：‘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’众生受了佛戒，能精进修行，等到觉悟了，便有成佛的资格，亦就是佛的弟子。法华经上说：‘从佛口出，从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皆堪作佛。’为什么从佛口出呢？即是从佛法教化而开悟的人，所以从佛法里边生出来的人，皆可称作佛子。

【住持】：什么是住持呢？住是住在佛法上，持是依照佛法来修持，依此部经的意思则是：‘住如来藏性上，持究竟坚固力。’这些佛子都可以住持佛法，使佛法能延续，不会断绝，在各佛寺里，方丈亦名住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【善超诸有】：皆能超出三界、二十五有，善超，就是不在三界之内，不为诸有所拘缚，来去自由，诸有就是三界有生死，有首偈颂这样说：‘四洲四恶趣，梵天六欲天，无想五那含，四定并四禅。’在欲界是十四有，在色界是七有，在无色界是四有——共二十五有。

【能于国土】：所有十方国土都可以来去自由，他们都是证果的阿罗汉，有大神通，能飞行变化，所以什么地方都可以来去无碍。

【成就威仪】：成就，即是成功，成就什么？成就威仪！有威可畏曰威，有仪可象曰仪。这些大阿罗汉，一举一动，都和别人不同，令人看见，都生恭敬佩服之心，他们已是目不邪视，眼观鼻、鼻观口、口观心，目不看三尺以外的东西，总是回光返照，万分庄严，这便叫做‘成就威仪’。

从佛转轮。妙堪遗嘱。严净毗尼。弘范三界。应身无量。度脱众生。拔济未来。越诸尘累。

这八句经文是赞叹各大阿罗汉，具四种美德：‘慧、戒、慈、悲’。

【从佛转轮】：从是随从，时常随从佛弘扬佛法，帮助佛来转大法轮，教化众生。轮有摧碾之功，即可推崇碾旁门外道，将彼邪见摧破，亦可摧碾众生的粗细烦恼，又有运载的意思，把众生从生死海，运载到觉他的彼岸。

【妙堪遗嘱】：他们都具有不可思议的智慧，皆堪受佛遗嘱，作宏法利生的事业。有智慧才可教人，这两句是赞他们的慧德。

【严净毗尼】：毗尼是‘戒律’的总名，严以治身口，净以治心意，严是严格，不但大戒能严持，就是小戒亦不违犯；净即清净，已经断除一切恶，如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如果还记得我已断了多少恶？多少惑？这不算清净，要根本都忘记了，才算清净。

【弘范三界】：弘是宏大，范是师范、模范，即是说他们持戒清净，堪为人天之师、人天的模范，这两句是赞叹他们的戒德。

【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】：应身即化身，化身无量无数来度众生，如观世音菩萨，随众生的种类而现身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？即现何身，应以何法得度者？即说何法。能普度众生，同出爱河，同登彼岸，这两句话是赞叹他们的慈德。

【拔济未来，越诸尘累】：‘拔’是提拔，如果众生，陷于爱欲烦恼污泥，不能得出，则提拔之，令其出离爱欲烦恼。‘济’是救济，如果众生沉滞于生死海中，则救济之，使其脱离苦海，而登涅槃彼岸。未来是不仅现在，乃至尽未来际都救济众生，众生因为尘累太深，客尘太重的缘故，无法自由，如果无尘累，则能超越三界，要到太空月球上随时可去，不必坐火箭，不怕有地心吸力，‘悲’能拔苦，这两句是赞叹他们的悲德。

其名曰。大智舍利弗。摩诃目犍连。摩诃拘絺罗。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。须菩提。优波尼沙陀等。而为上首。

【大智舍利弗】：舍利是梵语，意思是鹙子，因为他母亲的眼睛很明亮，好像鹙鹭鸟一样，弗是子的意思，舍利是母名，即是说舍利所生之子，所以名为舍利弗。他住母胎时，就能托母亲之口，和人辩论，出生后才七岁，就能辩胜诸论师，智慧无穷，所以叫大智，他是智慧第一。

【摩诃目犍连】：摩诃译为大，目犍连，译为采菽氏，姓也，他的祖先，入山修道，采菽而食因以为姓。从佛出家者甚多人，故加一大字，以区别和别人不同。本来他的名字叫拘律陀，意思是无所节树，因父母年老无子，祷告于大树后便生下他，所以叫他做无节树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。

【摩诃拘絺罗】：译作大胜，是舍利弗的舅父，最喜欢辩论，平日常和姊姊辩论，每论必胜，等到姊姊怀孕后，辩论不如姊姊，因此他知在姊腹内，必是有智慧的人，托口代辩，他恐怕将来外甥出世，自己身为舅父，辩论反输出外甥，岂不是件大惭愧的事？因好胜心强，所以便往各处学处道，以便回来和外甥辩论，那知学成回家时，外甥已跟佛出家，所以便往佛处要和佛辩论，最后辩输了，遂亦跟佛出家，拘絺罗是辩才第一。

【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】：富楼那译为满愿，是父名，弥多罗尼翻译作慈女，是母名，以父母二人之名为名，所以叫满慈子。他是说法第一，善说诸法，一样经典，由他讲说，便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令人佩服。

【须菩提】：译为空生，他出生时，家里的库藏财宝，都没有了，都变空了，所以叫他作空生，但过七天后，库藏财宝复现，所以又叫他作善现。父母觉得奇怪，便往问卜占卦，看看孩子将来如何？一卜之下，得到既善且吉之卦，所以又取名善吉，在金刚经上，他是当机众，明白佛所说空性的道理，他是解空第一。

【优波尼沙陀】：优婆尼沙陀，译为尘性，本来是无常，本来是空，因此悟道，所以叫这个名字。

【等，而为上首】：等，不是单单这六位比丘，而是还有很多比丘，包括一千二百五十人在内，只是这六位比丘，资格最老，道德最高，所以坐在前排，为众人之上首，即是以这六位大比丘的名字，来代表所有的大阿罗汉、大比丘，而为上座首领。

复有无量辟支无学。并其初心。同来佛所。属诸比丘。休夏自恣。

【复有无量辟支无学】：又有无量无数这么多的辟支佛和大阿罗汉，辟支佛具两义——缘觉和独觉；无学是证到四果无学位，不再前进，亦即是定性声闻；什么叫缘觉？佛出世时，跟佛修十二因缘而悟道，叫‘缘觉’；独觉是无佛出世时，自己在深山幽谷中修道，春看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观察万物自生自灭而悟道，叫‘独觉’。

什么是十二因缘？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这是十二因缘。无明灭，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入灭，六入灭则触灭，触灭则受灭，受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取灭，取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老死灭——这是还减。因为明白断灭这十二因缘的道理而证道，故叫‘缘觉’。

【并其初心，同来佛所】：初心即初发心之二乘有学，还未至无学果位者，这些缘觉和独觉、有学和无学，闻知佛已成道，正在讲经说法，乃从深山幽谷、十方世界，一同来到佛所住的地方，他们同来是临时云集，而不是时常跟随众。

【属诸比丘，休夏自恣】：属即附属，诸即众位常跟随比丘，意思是适遇休夏之时，要来附属众比丘，作自恣法。休夏即止夏，佛制比丘，结夏安居，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，为期三个月，只信在一个地方，不到别处去，因夏天气候十分炎热，尤其是在印度，更加炎热，路上虫子尤多，为养成自己的慈悲心（如爱护一切生命的缘故），所以佛制结夏安居的规例——即是不到各处跑，以避免踏死地上的小生命。‘自恣’是三个月圆满后，即七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三日为自恣日，大家都要共同来检举各人的过错，换言之，即坦白地自行陈说自己过错，如果自己不知道，便要恣任僧举，请大家说出自己的过错，以便忏悔，大家互相劝勉、互相警惕、互相改过自新，‘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；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’这是自恣的意思。

十方菩萨咨决心疑。钦奉慈严将求密义。

【十方菩萨，咨决心疑】：不但有二乘，声闻和缘觉，还有十方菩萨，十方即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方、下方，共为十方，上方有菩萨，下方亦有菩萨（即地藏王菩萨）。菩萨在上面已经解释，现在只略说：菩萨即菩提萨埵，菩提意思是觉，萨埵意思是有情，即觉悟有情，亦可以说有情里面的觉悟者，他自己已经觉悟，还要去觉悟他人；又能自利利他，但未至觉行圆满，这是菩萨的意义。‘咨决心疑’，咨是请问。决是决断，即是有不明白的道理，自己不能决定，故来请求佛解决心中的疑问。

【钦奉慈严，将求密义】：钦奉，是钦敬奉事，亦即是敬顺无违背的意思。慈严，是慈悲兼严肃。将求，是欲求。密义，即密因了义。这是说十方诸菩萨，都抱著恭敬而奉从的心，来听即慈悲又具威严的释迦牟尼佛宣说楞严经密因了义的道理。

你们现在有机会听楞严经，这是你们有大善根，和佛有大因缘，才能听到这密因了义的道理，千万不可自暴自弃，以为菩萨都不懂，那太难了，不要耽误时间，不如早点退席，那是大错特错了！你们现在是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，不必从十方那么遥远的地方来，近在眼前，便可听到楞严经的密因了义，如能明白，依法修行，将来开悟，也是菩萨啊！

即时如来敷座宴安。为诸会中。宣示深奥。法筵清众。得未曾有。

【即时如来，敷座宴安】：即时，即当说楞严经的时候，也是师资道合的时候。如来即释迦牟尼佛，便展开坐具，恬静慈祥地安坐，令人见到就生欢喜心、发菩提心。

【为诸会中，宣示深奥】：为这个楞严法会，为所有的听众，来宣说指示这深奥的密因了义，奥是奥妙，是不容易明白的道理。

【法筵清众，得未曾有】：在这个说法的筵席上，所有的听众，都是清净其心、清净其身，没有不干净的，他们都饱餐法筵，亲自听闻所未曾闻过的妙法。

迦陵仙音。遍十方界。恒沙菩萨。来聚道场。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

【迦陵仙音，遍十方界】：迦陵，即迦陵频伽鸟，翻译为妙声鸟，此鸟未出壳时，已经会鸣叫，出壳后，声音更响亮和雅，令听者欢喜，所以亦叫仙鸟。佛曾为忍辱仙人，也名大觉金仙，所以形容佛的声音，好像迦陵仙鸟一样美妙，令人喜悦；同时佛的声音，遍满十方世界，只不

过有缘的众生才能听见。有一次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，想试佛的声音能达多远，就用他的神通力飞越恒沙国土去，结果发现佛的音声仍如同近闻一样无有边际；后来到了东方佛国，其国众生，身体十分高大，几乎有十余丈高，饭钵约有马路那样宽，目犍连就用神通，飞到饭钵的边缘上，看他们吃饭，众弟子问其佛说：‘为何这条细虫，它的头好像人头一样？’佛答：‘你们不可轻视他，他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目犍连，神通第一呢！’东方佛便问目犍连：‘为何来到这里？’目犍连答：‘要试佛的声音有多远？’东方佛答：‘佛音无穷尽，不是你所能测度的。’目犍连听后，只得飞回本国。

【恒沙菩萨，来聚道场】：恒是恒河，是印度最有名的大河流，译意是‘天堂来’。因它发源于雪山顶之阿耨达池，源流高而长，故叫做天堂来，恒河宽四十余里，它的沙子细得好像面粉一样。恒沙菩萨这是譬喻菩萨之多，好像恒河沙粒是不可以数尽的。那么多的菩萨都来聚集道场，拥护楞严法会。

【文殊师利，而为上首】：‘文殊’译为妙德，亦译为妙吉祥，他在众菩萨之中资格最老，道德最深，智慧第一，故为众菩萨这首座。

时波斯匿王。为其父王讳日营斋。请佛宫掖。自迎如来。广设珍羞无上妙味。兼复亲延诸大菩萨。

【时波斯匿王，为其父王】：波斯匿，翻译为月光，因他是和释迦牟尼佛同日出生，当是时有一种毫光，遍照全国，他的父亲不知道这是佛陀降生的祥瑞，而以为是儿子的福德所感召，因此为他取名叫‘月光’。

【讳日营斋】：讳即避讳，古时父母死亡之日都避免提起，恐怕一提起更加伤心，故曰讳日。七月十五日，为佛欢喜日，亦即僧自恣日，若在这天营斋供佛，做种种善事来超度先人，能使先人离苦得乐，从地狱超生到天上。七月十五日，亦是盂兰盆节，当目犍连最初得到六神通的时候，头一件事便观察自己的母亲，究竟生到什么地方去？一看之下，才知道母亲已堕地狱，因他母亲在生，不信在宝，又悭吝不肯施舍，又杀生，食了很多鱼鳖虾蟹，因为这种罪过，所以随饿鬼地狱，目犍连便赶快地拿一钵饭，送给母亲吃，但当其母拿饭，放进口中时，饭即刻化为火炭，根本不能吞食。目犍连虽有神通，亦无法救母。一焦急之下，即赶回佛前，求佛慈悲救度他母亲。佛说：‘你母因毁谤三宝，和犯杀生之罪，现在堕在地狱，不是你一人的力量，能够救度，应该请十方高僧，设盂兰法会，设斋供养三宝，大家一齐诚心念经，才能救度你母亲。’目犍连依言就在那天，设斋供养三宝及十方高僧，方能救了母亲脱离地狱之苦，故相传至今。每年七月十五盛行盂兰盆法会，超度七世父母。盂兰是梵语，译意为解倒悬，比喻饿鬼在地狱，好像倒挂一样，非常痛苦，盂兰就是专门解救倒悬之苦；营斋，即营办斋菜，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、僧自恣日，在这天供养三宝，功德最大。故波斯匿王亦就在这天供斋，做了很多斋菜，来供养佛。

【请佛宫掖，自迎如来】：宫掖，是王宫左右掖庭，也就是偏殿，正殿是处理国事，发号施令之寺方，故不宜用斋，波斯匿王亲自出宫迎接如来，引至偏殿。

【广设珍羞，无上妙味。兼复亲延诸大菩萨】：珍是珍贵食品，馐是已煮熟之菜，准备了很多最珍贵的菜肴，都具无上妙味。同时还亲自迎请诸大菩萨应供作陪。

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饭僧。伫佛来应。佛敕文殊。分领菩萨及阿罗汉。应诸斋主。

【城中复有长者居士】：城中还有长者居士，长者需具十种德行，才堪称长者：（一）姓贵：生于贵族。（二）位高：地位很高，做官之类。（三）大富：财产丰富。（四）威猛：威风凛凛，性格勇猛，慷慨好义，不是优柔寡断，拖泥带水。（五）智深：智慧十分高深。（六）年耆：年纪已高，所谓‘年高德劭’。（七）行净：行为特别清净，亦即戒律严净。（八）礼备：礼貌周到，没有骄傲怠慢，看不起人的态度。（九）上叹：在他上面之人，赞叹他的德行。

（十）下归：在他下面的人，愿归顺他、拥护他，也就是众望所归。居士，即居家修道的人。

【同时饭僧，伫佛来应。佛敕文殊，分领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诸斋主】：各长者居士，同时亦预备很多丰富的斋菜，并虔诚地站在门口，等佛及诸大德高僧，前来应供。佛就敕令文殊师利菩萨，率领诸大菩萨，和众阿罗汉，分开数队，到各斋主家里应供，佛虽有千百亿化身，但亦不会因众斋主之请，而化身前往，所以就命文殊师利菩萨，代表前往应供。

唯有阿难。先受别请。远游未还。不遑僧次。既无上座。及阿阇黎。途中独归。

【唯有阿难，先受别请。远游未还，不遑僧次】：只有阿难在很早时已被远地斋主所约请往应斋。别请，是单独请他一人，本来出家人，不能独自外出，尤其在自恣日，这已经是犯规。他因赴远地应供，回来时，又赶不及参加文殊师利菩萨分派众僧，及诸阿罗汉，应供班次。不遑即不及。

【既无上座，及阿阇黎。途中独归】：上座有四种：（一）生年上座，年龄较大；（二）戒严上座，受戒廿年以上，同时又能严持戒律；（三）福德上座，福慧者圆满；（四）法性上座，已明白法性的道理。阿阇黎，译意是轨范师，堪做众人的师范。阿阇黎有五种：（一）出家阿阇黎，跟他出家，为你授沙弥十戒；（二）授戒阿阇黎，教导你怎样求戒；（三）羯磨阿阇黎，为你忏悔过去罪业；（四）依止阿阇黎，亲近他，依他学佛法；（五）教读阿阇黎，教经文教咒语等。阿阇黎亦具监视的意思。

本来出家人外出，应该有二人或三人做伴，单独出门不合律制的。最要紧的有上座，或阿阇黎同行，才不易受魔障。如果有真正定力，那么，单独出门亦可以。阿难还没有定力，又无上座和阿阇黎同行，所以途中，独自一人回来，没有人陪他，帮助他，才发生下面著魔之事。不过我们亦要感谢阿难，如果他不出毛病，我们亦无机会听楞严经；世尊亦不会说楞严经，教导我们修正定方法。

其日无供。即时阿难。执持应器。于所游城。次第循乞。

阿难独自回来，没有赶上分派，前往斋主处应供，所以这天无人供养，他只得自己托钵，在室罗筏城，顺次挨户求乞。‘应器’，梵语钵多罗，即出家人受食之钵，也叫应量器，应自己能食多少，就化多少，不能过多。按佛制：沿门求食，不能超过七家，如无人供食，当天就要挨饿。

心中初求最后檀越。以为斋主。无问净秽。刹利尊姓及旃陀罗。方行等慈。不择微贱。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

阿难心中希望，最后之斋主能布施。檀是布施，布施者能超越生死，故出家人叫布施者为檀越。不论是净与秽、贵和贱，刹利即刹帝利，翻译做王族，旃陀罗翻译作屠户，即以屠杀为职业，印度贵贱分得很清楚，所以屠户出外时，要鸣铃持帜，不和良民同道而行，故称为微贱种族。阿难因要效法佛菩萨行平等慈心，乞食方法不择卑微下贱之家，一心只是为众生种福，发愿成就一切众生，所求无量无边功德，皆能有求皆应，遂心满意。

出家人叫福田僧，在家要求福、种福，必须要供养福田僧。

阿难已知如来世尊。诃须菩提及大迦叶为阿罗汉。心不均平。钦仰如来。开阐无遮。度诸疑谤。

阿难因为知道，以前世尊，亦曾诃责过须菩提和大迦叶，为小阿罗汉。因为须菩提，专化有钱的人，认为有钱的人应该多种福，来生才能得到福报，所以他就舍贫乞富。大迦叶思想和他相反，认为穷人太苦，应该多代他们种福，做善事，使他们来生能得到富贵，如果不帮他们种福，那么，来生岂不是更加贫苦？所以他就舍富乞贫。

我想大迦叶是专修头陀行，食人所不能食，受人所不能受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让人所不能让，对食物方面，不大注意，故专化穷人。须菩提可能注重饮食，有钱人食剩的东西，都比穷人好呢！

世尊知道这二位弟子，心里存有穷富的分别，不能普遍行平等慈悲，所以责他们为小乘阿罗汉。阿难非常佩服如来所说，不应该有选择分别的心，而应行平等乞食的方法，世尊是大开方便门，一点都无遮障，还可以消除众人的疑谤，度即度脱，亦即消除之意，使众生没有怀疑和诽谤，大家都生欢喜心来布施。

经彼城隍。徐步郭门。严整威仪。肃恭斋法。

阿难经室罗筏城隍，古时之城外，都有一条濠沟，隍是城外无水之地，徐步即慢步行过城门，郭门即城门。这时他端严地整顿威仪，有威可畏，有仪可像。目不斜视，耳不旁听，恭敬而严肃，一点不马虎、不放逸，来专修沿门乞食的法门。

尔时阿难。因乞食次。经历淫室。遭大幻术。摩登伽女。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。摄入淫席。

这时候阿难因为次第乞食，而经过淫室，即是女人卖淫的地方，是很不干净之处。他便遭遇到巨大力量的虚幻迷术了。虚幻是不真的邪术，‘摩登伽’翻译为下贱种，是其母名。此女名钵吉谛，译为本性，意思是她虽堕落为淫女，但本性仍未失。娑毗迦逻译为黄发，是外道之一种，专修一种邪咒，叫先梵天咒，其实他乃冒充是先梵天所传授之咒，令人相信。

阿难相貌生得十分圆满，和佛差不多。面白如霜，皮肤柔和而细嫩。伽女被他的英俊美貌所迷，即刻求其母，成就他嫁与阿难。其母看阿难是佛弟子，又是出家人，已断受离欲，又怎能与女人结婚呢？故劝女不可有此种妄想。但伽女苦求，一定要嫁与阿难，否则情愿自杀。其母不得已，乃用邪咒，把阿难迷惑了。

淫躬抚摩。将毁戒体。

阿难一向是注重多闻，不修定力，故他虽已证初果，但定力还不足，终被邪术所迷，而至神魂颠倒，不知不觉便入淫室，伽女就到阿难身边，用手亲抚阿难，眼看即将毁坏他的戒体的时候。

出家人受戒后，就得清净戒体，这戒体不能毁坏，一旦毁坏，就好像生命断绝一样，所以出家人最重要不可破戒，一破根本大戒就不如死。

为何伽女对阿难一见钟情？甚至连生命都不要，而只要阿难呢？这是因为过去五百世中她与阿难为夫妻，爱习未忘，所以一见就生爱心，亦是其宿生因缘的种子，使伽女什么都不要，而要阿难做她的丈夫。

如来知彼淫术所加。斋毕旋归。王及大臣长者居士。俱来随佛。愿闻法要。

佛每应供完缘起，照例要为斋主说法。但这次却是例外，因佛已知阿难被邪咒所迷惑，不能摆脱，在他将要毁坏戒体的时候，即赶快旋归。当时波斯匿王，和长者居士们，都不知道发生何事？为何佛这样赶快回去呢？一定是要发表什么重要的道理吧？大家为了想明白佛法的真谛，故便一齐跟随佛回只桓精舍。

于时世尊。顶放百宝无畏光明。光中出生千叶宝莲。有佛化身。结跏趺坐。宣说神咒。

当世尊回只桓精舍的时候，便从他的头顶上，放出百种宝光，每种宝光，都放出无畏光明，亦即大威德光明，这种光明可以降伏一切天魔外道的邪术邪咒。从宝光中又生出千叶宝莲。在宝莲上又有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，来宣说秘密神咒——即楞严咒。此由化身佛来宣说，表示是密因里之密因，咒王中之咒王，所以楞严咒特别重要。学佛者应该把楞严咒学会，才不虚度此生，如果学不会就如入宝山空手而回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把楞严咒背熟，才不枉费你们从西雅图而来学佛法的诚心，如果学十余年亦值得，因为这确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没有比这更高、更深，切不可失之交臂！阿难已证初果，还要受女难，还得用楞严咒来救他，何况我们是凡夫呢？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楞严咒学会，如此不但可以了生死，还可以免除魔难、灾祸，救度众生。

现在讲结跏趺坐公案：结跏趺坐，即盘双腿而坐，先将右腿放在左腿上，然后再将左腿搬在右腿上。

以前有一位赶经忏的和尚（赶经忏就是超度亡魂，谁家有死人，就专门前往念经拜忏，来超度亡魂），有一天，念完经回庙的时候，经过一乡村，其时天已黑，被一犬追吠，有一妇人就问：‘谁呀？’其夫从窗口一望，便答：‘噢！是赶经忏鬼！’他心里纳闷，为何不叫我赶经忏神仙，而叫我做鬼呢？及行至桥边，天适下雨，就在桥下暂避。同时结跏趺坐，以便休息。忽然看见有二个鬼经过，其中一鬼说：‘这里有个金塔，金塔里面，有佛的舍利，我们赶快叩头，就会消除业障。’于是二鬼一齐叩头，叩了一会，赶经忏鬼腿痛，就把双腿放开，改为单跏趺坐，右腿在上，左腿在下。这时，一鬼说：‘为何金塔变成银塔？’另一鬼说：‘不管它金塔或银塔，我们依然叩拜。’大约过了半小时后，腿又痛，便将两腿伸直。二鬼一见，便说：‘这是泥巴不必拜。’便要打他，骇得他赶快双跏趺坐，鬼又说：‘咦！又变成金塔，这真是有佛的舍利，才会这样变化无穷，我们还是赶快叩头吧！’

赶经忏鬼心想：‘原来结双跏趺坐，就是金塔，单跏趺坐，就是银塔，不坐，就变成泥巴，还是要赶快修行啊！’从此以后，他就不再赶经忏，而专心一意，埋头苦干，一修便修成功，后来人们取他的名字，叫做‘鬼逼禅师’，如果没有鬼逼他，要打他，他还是拖拖拉拉，耽误时间，不肯修行，被鬼逼后，才肯精进苦修，这是鬼帮忙分开悟成道，故叫‘鬼逼禅师’。

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。恶咒消灭。提奖阿难及摩登伽。归来佛所。

敕是敕令，即命令，命令有大智慧之人，才能救醒迷昧愚痴的人。阿难虽是证了初果的阿罗汉，但定力不足，所以被邪咒所困，伽女所迷，正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将要毁戒体，幸而未毁，如果已毁戒体，那么阿难便会永劫堕落，很难再修成功，在这千远钧一发之际，佛已知道，就赶快回祇园精舍，即刻结跏趺坐，放光现瑞，顶化如来，宣说神咒，普令文殊师利菩萨，持咒前往救护阿难。在楞严咒里面，有数段是专破外道邪魔，很灵验的，所以楞严咒一念，恶咒便消灭，邪术失灵，阿难如梦初醒，故需提他扶他。奖是奖励，因伽女痴心旧情，故需好言劝导她，奖励她去见佛，因此二人都归到佛处。

从‘如是我闻’，至‘归来佛所’，叫做序分。序又有通序、征信序、发起序、经前序、经后

序等。序分即序述，举出证据；通序即所有经典都有序文；征言序，前面六种成就为证信序；发起序，因阿难受邪术所迷而发起此序；经前序，这段序文列于经的前面；经后序，佛说经典时，根本无此段文，只是阿难结集经时，才写进去，故叫经后序；这是序的名称，虽然不关重要，但研究佛法的人，也要明白这些道理，不然连序都分不清楚，还研究什么佛法？既然要学佛法，就要每段经文的意思，都要明白，都要深入经藏，即钻入经藏里，才能智慧如海。好像这部经是我所讲的，所有的道理，都从我心里发出，能这样设想，则这部经的道理，就能和本心合成一片，没有深、没有浅，只是很平常的事，就不觉得困难了。

这部楞严经的行文，是最好最妙。比中国之古文观止、四书、五经都好，我平生最喜爱这部经文，本来我想把它背熟，装入肚里，但始终没有时间完成我的心愿，我在香港有一个弟子，名叫恒定，他听我极力赞叹这部经，他就足足费了五年的时间，把楞严经和法华经都背熟，也算不负我所望，你们如果愿意学中文，那么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能够把楞严经的文法学能，则其他的中国文学，亦可通晓。

阿难见佛。礼悲泣。恨无始来一向多闻。未全道力。殷勤启请。十方如来得成菩提。妙奢摩他。三摩。禅那。最初方便。

文殊师利菩萨，将阿难带回，阿难迷梦初醒，见佛即顶礼悲泣（悲泣是悲至极点，泣不成声，形容人悲痛之极），恨即悔恨，好有在‘恨‘字，有恨即有开悟的表现，如果回来不坦白、不悔恨，若无其事，那就是假面具，永远不能开悟。阿难不戴假面具，坦白向佛悔过，恨自己从无始以来（无始即无人能知其开始，亦即最初做人的时候），多生多劫、生生世世，都注重多闻，所以记忆力特别强，但未全道力，没有修定力，才被邪咒所迷，因此殷勤，很诚恳地启请佛开示，请求释迦牟尼佛说一说：十方如来怎样修持，才能成正果，证菩提的道理？从这三种妙定：妙奢摩他、妙三摩和妙禅那，哪一种是最初开始而易修的方便法门呢？

佛听阿难问这三种定，已知他尚不清楚，不知道成佛的正是楞严定，所以才有以后的种种发问，阿难幸亏有悔恨心，知道错误，知道改过，故经世尊逐一征问和解释，他才易于领悟而证果。

有人生出偏见，以为阿难一向多闻还要堕落，如此多闻无益，不如不修多闻而多修定力，但这也是偏见，不合中道，中道是不偏不著、不左不右、不前不后，阿难注重多闻，是属偏见，专修定力，不重多闻，亦不能成就，故要学行学解，行解双修，才能济事。我在未讲经讲，已告诉过你们：研究了一个时期的经典，就要开始学打坐，把万缘放下，摒除妄想，全副精神一心一意放在佛法上，不要把宝贵光阴空过，不要说闲话、打闲岔，不要做无意义之事——要遵守规矩，所谓‘无规矩，不成方圆’。专心学楞严经，专心打坐，诚心诚意，行解双修，那就保证你们不会把时间空过。就算不开大悟，亦会开小悟的；如不专心，不守规矩，那就像‘老大看戏白打工’，中国人叫蒙古人为老大，看不懂中国戏，故曰：‘白打工’。希望你们都不要白打工，既然千里迢迢来学佛法，就算我如何辛苦，我都不怕，一定尽我所能，和盘托出，来教导你们。只要你们能得到佛法的好处，我愿已足；不过我是这样说，听不听还是在你们，你们不听，我亦无办法，因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，但亦可说：你是我，我是你，因大家都是一体，你不阻碍我，我不阻碍你，大家专心共同研究，不管深浅，懂与不懂，就是懂得一字一句，已经得到好处，何况不只一字一句，这代价太高，这机会太好，希望你们不要失之交臂！

阿难为何已得了初果，终不能抵抗邪咒？因他过去所修，只用心识，而心识是有生灭，不得彻底，用心识思想来修定，好像天台修止观一样，是属于识，而不是不生灭性，要用不生灭性，来修不生灭定，才是真定，才不会被外境所动摇。阿难尽用心识来处事，甚至听经，都用心来强记，这都是识，不是根本办法，因此遇邪便不认识了，修道一定要认清境界，便不为境所转，而能用定力转境，一切善境、恶境、顺境、逆境发生，都能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，喜怒哀乐，全无动于衷。若轻易为境所转，就是没有定力。要像镜子一样，‘物来则现，物去则隐’，始终光亮，不受染污，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正定力、真正智慧，好像镜子光亮，就能彻底明净了。

妙奢摩他：意为寂静，寂然而静，只是抑止心识，使不打妄想，不是彻底之定，这是佛最初为二乘所说之方便法门。妙三摩：即观照，观照十二因缘，或观四谛法，而修成的定。妙禅那：是思维，用心来思维观想，如修止观。三止三观：观空、观假、观中，本来亦不错，但比楞严

正定，则相差太远，禅那亦即静虑，现在坐禅，亦叫禅那。修禅有彻底和不彻底，若用识心来修，训心有生灭，当然不彻底，不能得到正定，要用楞严定来修，但楞严定如何修？如何下手？下面经文便会逐一分释，现在你们好像在深山上，太深太高了，而不知山的真面目，古时有诗说：‘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’故要走远点，便什么都看到。听楞严经亦一样，要钻入经里，要专心研究，然后再向前走，仔细看，什么密因了义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才能够如入宝山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一生受用不完，将来能证楞严佛果，自利利他，还可以教化众生。

于时复有恒沙菩萨。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。俱愿乐闻。退坐默然。承受圣旨。

就在阿难请问佛定的时候，又有恒河沙数不尽的菩萨，及诸十方，十方是：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东北和上方、下方共十方。本来依我说：则一方都没有，只是圆的，因地球是圆的，哪里有方呢？但佛经说方，所以就说方啦！我说圆的理由，就不成立，其实世界是一元化，都在大光明藏、如来藏性里，哪里还有东西南北，四维上下？这是我的见解，或许不对。

大阿罗汉，不是说长得高大，而是法性大、道德大，阿罗汉上面好像还未讲过，现在再补说一遍。阿罗汉有三个意思：（一）应供：应天人供养，比丘时为乞士，乞士为因地，应供为果地。（二）杀贼：不是杀外边的贼，是杀内边的贼，杀无明贼，杀烦恼贼，杀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贼。这是怎么说呢？本来眼神很是充足，但因用神过度，眼睛看得太多，就会消耗你的精神。耳也一样，耳朵听得太多，就会消耗你的闻性，所经它们都是偷窃你内心的真宝、无上法宝，不要以为它们是你的好帮手，其实它们偷窃你的无上家珍，这是连钱也买不到的真宝，而你还不知道呢！还经为我的眼睛多好、多锐，看得多远！不知你愈看多，愈消耗精神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你们不丢东西，不耗神消精，老早已成佛了。你们现在还不明白，以为我说的都无理由，但等到你们明白，才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理。（三）无生：无生就无灭，也不生也不灭，证到无生法忍，不再受生死，所谓‘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’，应该做的事已办妥，不再受生死，不再堕落轮回六道中。

在四十二章经里，佛说：‘慎无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’不要信自己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都是妄想，汝若相信妄想为真，那么就要堕落六道，受生死轮回之苦。那么何时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呢？佛说：‘证四果阿罗汉，方可信汝意。’要等到证了四果阿罗汉，才可信自己的意思，故未证四果，最好还是要听善知识和明师的教导。

辟支佛，都很喜欢踊跃来闻密法，大家退归本位而坐，专心一意，静默地听佛所说的圣教。承受即恭敬领受。

尔时世尊。在大众中。舒金色臂。摩阿难顶。告示阿难及诸大众。有三摩提。名大佛顶首楞严王。具足万行。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。汝今谛听。阿难顶礼。伏受慈旨。

（这段经文本来是在后面，但圆瑛老法师，认为与前文贯通，故移在此。我亦同意，认为这样行文比较通顺，比较恰当。）

尔时世尊，这时世尊（即当众阿罗汉，及诸众大菩萨要领受教旨的时候，亦即阿难启识破十方如来，应修何法门，而得正果的时候），在大众中，舒即伸开他的金色臂，而摩阿难顶。摩顶在佛教里是表示慈悲爱护之意，并使其消除魔障，这种爱护是普遍一切众生，不像世间之情爱，只限于男女之间，世间最大之爱，莫如父母之爱，子女不肖，打父骂母，父母还是爱护，比夫妇之爱更深。佛爱护一切众生，则比父母爱子女更深、更大，因为佛之爱是慈悲之爱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即是除爱护外，还要救度其离苦得乐。

用手摩顶，亦可说是，以佛光照除其心里之黑暗，使诸恶消除，众善增长，可惜我们生于末世，没有佛来摩顶以消灾难，但千万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后悔。佛虽然已入涅槃，但佛的法身是

遍满十方世界，我们行住坐卧，吃饭穿衣，都在佛之法身里，只是肉眼看不见而已，不过假如能诚心祈求，佛亦会来摩我们的顶。

佛摩阿难顶后，告诉阿难，及诸大众、大菩萨、大比丘、长者居士，以及国王等：‘有一种定，名叫三摩提，也叫大佛顶首楞严究竟坚固定王，具足万行，即包括无量无边，一切之禅定，所有十方如来，皆从这首楞严王定，一门超出，而达到最庄严，最微妙之路。你们现在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分心，不要打妄想，要专心一意，集中精神来听。’

阿难听佛说后万分感动，即起身顶礼，以伏受如来大慈悲心流出来之法旨，恭谨敬诚听佛宣讲楞严密法。

佛告阿难。汝我同气。情均天伦。当初发心。于我法中。见何胜相。顿舍世间深重恩爱。

佛告阿难：‘你我同气’——即同祖宗之气脉血统，阿难与佛是堂兄弟。情是情分，均是平均，在情份上，实同兄弟，可以均分天伦之乐，什么是天伦？伦亦轮回之意，父母、兄弟、子女、祖孙，互相轮递，做完子女，就做父母；做完父母，就成公祖，天然的伦常，亦是天合之伦。中国有叙天伦之乐。中国最注重孝道，要孝敬父母，将来子女才会孝顺，如不孝敬父母，则子女亦不会孝顺，故有‘百善孝为先’的古训。中国又有二十四种孝故事，如唐湘哭瓜，他父亲有病，想吃甜瓜，但在冬天冰天雪地，怎会有瓜？他就用一粒瓜籽种在地上，日夜伏在上面，哭祷祈求早日长出瓜来，让我可以孝敬父亲，他这种精诚，真的感动了不知是佛菩萨？还是天神？瓜籽终于长出芽来，而开花、结果了，这是他一念真心孝心，而得感应。还有孟宗哭笋，双亲要食笋，他就在竹的旁边哭祷，果然竹笋生长出来，得以孝敬双亲。还有王祥，其母亲生病，思食鲤鱼，当时也是冬天，河水已结冰，无法得鱼，王祥只得卧在冰上，求获鲤鱼，果然不久，冰融而得鲤，其母因数孝心而得鲤鱼，恐为龙王赐，终不敢食，将鱼放生，而病亦愈。不要以为这些事太奇怪虚渺，这皆是一念孝心，真诚而获感应。例如舜因大孝，感动象为之耕，鸟为之耘，孝感动天，历史常有记载，所以为人子者，一定要注重孝道，孝敬父母，才能得天伦之乐！

在美国，子女十八岁便能独立，不依赖父母，父母亦不管，虽然，子女能独立，不依赖人，这是一种好习惯，但有时未免因为年纪小，经验浅，很易误入歧途，被不正当朋友诱入歧途，或被世风染污，现今很多青年人，都不知道家庭的含意，未免太可怜。

佛问阿难：‘你最初发心出家时，在我佛法中见到什么特殊境界？才即刻把世间的恩爱舍弃而出家呢？’世间父母之恩最深，夫妻之爱最重，能把这深恩重爱之心转过来学佛法，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佛问阿难，怎能放下一切而跟佛出家？

阿难白佛。我见如来。三十二相。胜妙殊绝。形体映彻。犹如琉璃。

阿难对佛说：‘因见佛有三十二相好庄严（三十二相可查佛学辞典，因时间关系不能详说），殊胜无与伦比，同时身体透明，光辉皎洁，犹如琉璃内映外彻。’

常自思惟。此相非是欲爱所生。何以故。欲气粗浊。腥臊交遘。脓血杂乱。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。是以渴仰。从佛剃落。

‘我自己心里时常思惟（这思惟就是用识心来想），这种妙庄严相，绝对不是世间情欲及爱念所产生。欲气粗而浊，男女交媾时，气味十分腥臊，脓血杂乱，非常不洁，所以父精母血所造之身体，是不会发生胜净妙明，庄严佛相，紫色金光聚集，光辉无比的佛身，是故我心里非常渴仰爱慕，因此从佛剃度出家。’

阿难用思惟——即第六识思想分别妄心，来仰慕佛相好，此亦是爱心，舍爱从爱，把一个爱心舍弃，又执著另一个爱心，虽不属情爱，但还有爱心，这与家庭爱无异，所以他的错处，便在不是为佛法而出家，而是为爱佛陀相好而出家。阿难不学佛之智慧德行，修定觉悟，而只要相好，可能过去世中，喜欢著相，爱佛相好便满足了，故有爱心而无定力，他又恃佛是堂兄，将来一定会帮他得定力，但不知心身本不相代，这亦是他的错处。那么是不是不爱人，便讨厌人，什么人都讨厌，不喜欢，要自己独自修行？不是的！修道要不憎不爱，觉得人人都和我一样，平等不偏，你我如一，怎会有爱和憎呢？所以说平常心是道，平等心才合乎道。

学佛法一定要专心，要得真正定力，一定要把爱心放下，念兹在兹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；朝参禅打坐，研究经典，晚上亦如是，不要妄想及说闲话，否则空费时间。希望你们，在这九十天的暑期班里，应尽量用功，牺牲一切，专心一意来研究佛学，参禅打坐，行解双修，到明白时，才得真正智慧，方不枉此一行。

佛言。善哉阿难。汝等当知一切众生。从无始来。生死相续。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。用诸妄想。此想不真。故有轮转。

阿难因为喜欢佛之妙相庄严，就舍离世间之深重恩爱，落发出家，当佛住世时，所有比丘出家落发，不必用剃刀，佛只说：‘善男子，汝今舍俗出家，须发自落，袈裟披身。’佛只需这样说，出家人就须发自落，袈裟披身，这是佛用神通，为他们披剃。佛入涅槃后，出家就用剃刀落发，还要到戒坛去受戒。在中国戒坛需要三年，才能受戒，后来因时间太长，缩短时间，用科学办法，改为五十三天，就可受戒，但现在有的要更快，就改为七天，有的更简化，只需三天便可受戒，三天实在太马虎，是不合法的。

佛听阿难说出家因缘后，便赞叹说：‘真好，阿难，你是大丈夫，能舍俗出家，但你应该知道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至今，即是从最初做人到现在，生死连续不断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脱白骨如山丘，不知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？这都是因为不明白自己的常住真心，是不动不摇、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。不生不灭是常住，不增不减是真心，自性是清净，光明遍照的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都把它忘记了！’自身虽有无价宝珠，但自己不知道。好像法华经上说：有富家子，舍家远游，父母恐他流浪异乡，穷困无钱，便将宝珠，暗藏在他的衣里。但儿子不觉，依然过其流浪生活，虽身在穷苦中，而不知自身藏有无价宝珠。

我们之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便如无价宝珠一产，不知道便不能利用，又因妄想生灭心——识心——把我们支配得颠颠倒倒，弄得昏昏迷迷，根本这妄想是不真实的，但人不明白，便在生死苦海中，轮回流转，没有休息的时候，不能断妄想，便不能了生死轮回，这是佛对阿难说明，不认识真心，才受生死轮回之苦。

心字是最不好的，中国心字：‘三点如星布，弯钩似月芽，披毛从此起，做佛也由它。’我老早已告诉你们：十法界不出一念心，心是万法之源，念动百事有，念止万事无，心止念绝，就是成佛作圣；心念纷飞，就堕生死轮回。

汝今欲研无上菩提。真发明性。应当直心酬我所问。十方如来同一道故。出离生死。皆以直心。心言直故。如是乃至终始地位。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

你现在欲研究明白，怎样才能得到无上菩提，即佛的果位？你必须要真实明白发现，你自己本具不生不灭的根性，即六根中性，亦即如来藏性，亦是成佛之道。你现在应该用直心，来答复我所问，不要用曲折妄想心。维摩经上说：‘直心是道场。’在未想——即一念未动之前，是第一念，是真心直心。若加以思惟，便落第二念，便是妄想心。第一念，即直心，即道心，亦即第第一义谛，要即问即答，不要思前想后；若思前想后，便不是直心。为何要用直心来答我呢？因十方如来，皆用直心，才能成佛，才能出离生死苦海，佛皆是用直心，不用弯曲心。心直则言直，像这样从初地，即干慧地，而成妙觉地。始为初地，终是佛地；从初地而至佛地，经过十地、等觉地，才至妙觉佛地，中间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一点都无曲折心相，都是用直心，

才能成佛。这是佛要阿难，舍弃偏计妄执心，而用直心来答复他的发问。

阿难。我今问汝。当汝发心缘于如来三十二相。将何所见。谁为爱乐。

能爱之心，即攀缘心，佛要破阿难之攀缘心，所以再问他：‘阿难！我再问你，当你最初发心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用攀缘——即爱慕之识心，来见如来三十二相，究竟是用什么来看见？谁爱如来之三十二相？’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是爱乐。用我心目。由目观见如来胜相。心生爱乐。故我发心。愿舍生死。

阿难对佛说：‘这种爱乐，是用我心和目看见的。由目看见如来，相好庄严，遂心生欢喜，所以我就发心，愿舍离生死轮回，来跟佛出家修道。’

佛告阿难。如汝所说。真所爱乐。因于心目。若不识知心目所在。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

佛告阿难：‘如你现在所说，你的真实爱乐，是从你的心和目。假如你不明白、不知道，心与目之所在，那你就没有力量，来降伏尘劳。’尘是染污心性，劳是扰乱心神，识心即尘劳，亦即烦恼，若不能降伏它，便被它扰乱，就不能了生脱死。

譬如国王。为贼所侵。发兵讨除。是兵要当知贼所在。

譬如国王，被贼所侵扰，国王要发兵讨贼，但出兵前，应该知道贼在何处？才能擒其贼首，斩草除根。我们无始以来，不能了生死，就是不知自己真心所在的地方，反认为由目观见，而取爱乐为心，这就是迷真认妄，执妄为真，执了妄心为己心才生出种种的颠倒！

使汝流转。心目为咎。吾今问汝。唯心与目。今何所在。

这种妄心使你不能了生死，而流转于生死，在六道轮回中辗转不停，这都是你的心和目的过错，我现今再问你：你之心和目，究竟在何处？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一切世间十种异生。同将识心居在身内。纵观如来青莲华眼。亦在佛面。

阿难被佛追问，手足无措，不知所云，只得委诸众生，做不负责任，没有把握的答复：‘世尊！一切世间，即三界之内，十种异生（本来是十二类众生，下文有详细解释，现除去无色和无想，这二类都无心目，故说十类；而业报形体，各各差别，故曰异生），他们都将识心——即分别心，居在身内（阿难不说自己，而说众生，含有狡辩之意），我现在再看如来之眼，清净长广，好像青莲一样，亦是在如来面上。’用亦字，含意明明在佛面上，还要问我，但不敢公开说出。

我今观此浮根四尘。只在我面。如是识心。实居身内。

我现在再观看，我之浮根，即眼根——乃四尘，即色、香、味、触所形成，非常明显的，是在我的面上，而能分别美丑的识心，实在是住在我的身内。

佛告阿难。汝今现坐如来讲堂。观只陀林。今何所在。世尊。此大重阁清净讲堂。在给孤园。今只陀林实在堂外。

佛听阿难说：‘心在内，目在面。’并不答复对或不对，只再问他：‘你现在坐在如来讲堂，你看只陀林，究竟在何处？’阿难答：‘世尊！此广大重叠楼阁，及清净不染讲堂，实在给孤独长者之园，而只陀太子之林，实在讲堂外边。’

阿难。汝今堂中先何所见。世尊。我在堂中。先见如来。次观大众。如是外望。方瞩林园。

佛对阿难说：‘你现在讲堂中，先见到什么呢？’阿难答：‘世尊！我在讲堂中，先看见如来，再见大众，然后向外瞻望，便见到只陀林，和给孤独园。’

阿难。汝瞩林园。因何有见。世尊。此大讲堂。户牖开豁。故我在堂得远瞻见。

佛问阿难：‘你看见只陀林和给孤独园，是怎样能看见呢？’阿难答：‘世尊！这大讲堂，门窗开通，所以我在讲堂上，便能望见外边景物。’

佛告阿难。如汝所言。身在讲堂。户牖开豁。远瞩林园。亦有众生在此堂中。不见如来。见堂外者。阿难答言。世尊。在堂不见如来。能见林泉。无有是处。

佛反问阿难：‘假设就如你刚才所说的一样，身在讲堂时，窗户打开，便可以看见外边园林，但是否亦有众生，身在堂中，而没看见如来，只看见堂外之物呢？’阿难答言：‘世尊！身在堂中，没看见如来，而能看见外边之林泉，是没有这种道理的。’

阿难。汝亦如是。

佛说：‘阿难！你亦是这样的。’你既然说心在身内，但不能看见内边，只能看见外边，岂不是同一个道理吗？

汝之心灵一切明了。若汝现前。所明了心实在身内。尔时先合了知内身。颇有众生。先见身中。后观外物。

心灵是指心为万物之灵，及心有灵知之用，佛说：‘你的心灵，如果一切都能明了，那么你现在这个明了心，实在是居在身内，应该知道身内的一切，可否有众生，先看见身中之物，然后再观看外边之物呢？’

纵不能见心肝脾胃。爪生发长。筋转脉摇。诚合明了。如何不知。必不内知。云何知外。

你说心在内，见在外，为何心在内而不能先见心、肝、脾、胃呢？纵然看不见，那亦应该看见指甲的生、头发的长、筋络的转、脉搏的摇，你心应该明了，如何亦不知呢？既不能知内，如何反能知外呢？

是故应知。汝言觉了能知之心。住在身内。无有是处。

所以证明你所说的，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，是不合道理的，是错误的。

阿难稽首而白佛言。我闻如来如是法音。悟知我心实居身外。

佛给阿难一个当头棒，打破他的执著，他那‘心在内，见在外’之理论不成立，于是阿难又说：‘我听闻如来说法之音，明白我的心，实在身外。’

所以者何。譬如灯光然于室中。是灯必能先照室内。从其室门。后及庭际。一切众生。不见身中。独见身外。亦如灯光。居在室外。不能照室。

什么道理呢？好像灯烛在房间燃著，这灯烛便能光照室内，再从门口，照到外边庭际，一切众生，看不见身内脏腑，只能看见外面，就如灯光，居于室外，便不能照亮室内一样。

是义必明。将无所惑。同佛了义得无妄耶。

这道理一定是对的，不会再起疑惑，并和佛所说之了义一样，大概错不了吧？

佛告阿难。是诸比丘。适来从我室罗筏城。循乞抟食。归只陀林。我已宿斋。汝观比丘。一人食时。诸人饱不。阿难答言。不也。世尊。何以故。是诸比丘。虽阿罗汉。躯命不同。云何一人能令众饱。

阿难用灯光来譬喻心是在外，以为佛一定说他对，但佛不答复，只问阿难：‘刚才众比丘，跟从我在室罗筏城沿门乞食（乞食是佛制，为除贪慢心，乞食资身，随所化缘，不贪好食。抟食是以手指抟菜饭来食），回来只陀林，我已宿斋（即止食），你现在看众比丘，一人食时，众人会不会饱呢？’阿难答言：‘不会饱的，世尊！什么缘故呢？因众比丘，虽是证果阿罗汉，但究竟身躯还是不相同，怎能一人食而大家会饱呢？’

佛告阿难。若汝觉了知见之心。实在身外。身心相外。自不相干。则心所知。身不能觉。觉在身际。心不能知。

佛告阿难：‘假如你的觉察明了之心，实在是在身外，那么，身和心自然分开，没有连带关系，毫不相干，则心所知之事，身便没有感觉，如果感觉是在身处，心亦不会知道。’（因阿难说，心在外，那么心有所知，身当然不能感觉。）

我今示汝兜罗绵手。汝眼见时。心分别不。阿难答言。如是。世尊。佛告阿难。若相知者。云何在外。

佛又说：‘我今示汝兜罗绵手，你眼看见时，心里是否有分别呢？’阿难答言：‘是的，世尊！’佛告阿难：‘如果你眼看见时，心便会知道，怎可以说，心在外边呢？’

‘兜罗绵’印度语，译意细香绵，色白如霜，十分柔软，这里是譬喻佛手柔软似兜罗绵一样。眼见心知，若心在外，则是相义，应不相知；若是相知，即不能说心在身外。

是故应知。汝言觉了能知之心。住在身外。无有是处。

佛又说：‘所以应该知道，你说觉了能知之分别心，是住在身外，这理论是不对的。’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如佛所言。不见内故。不居身内。身心相知。不相离故。不在身外。我今思惟。知在一处。

阿难对佛说：‘世尊！好像佛所分析解说，不看见身内之肝肺脾胃，就不应该居在身内，心与身既能互相知道，便不相离，就不居在身外，这道理是很对的，我现在再仔细思想，已经知道心在一个地方。’

阿难只知用生灭识心，来推测思惟，所以世尊要用种种譬喻来开导他，来破他的妄执。

佛言。处今何在。阿难言。此了知心。既不知内。而能见外。如我思忖。潜伏根里。

佛即追问：‘今在何处？’阿难答言：‘这个明了的心，既然不能知内，而能见外，我再三思惟忖度，一定潜伏在眼里。’

犹如有人。取琉璃碗。合其两眼。虽有物合。而不留碍。彼根随见。随即分别。

好像有人，拿著琉璃碗（琉璃是透明的浅绿色宝石，碗字照中文意义是小盂，这里则喻如眼镜，用透明小盂盖合在眼上，亦可以看见东西），合在他的眼睛处，合即戴。虽有物合，即眼睛虽戴上眼镜，但一点都有阻碍，所以眼根一看见，便能分别是什么，即是说：琉璃不阻碍眼见，眼根不阻碍心见。

然我觉了能知之心。不见内者。为在根故。分明瞩外。无障碍者。潜根内故。

为何我的觉察明了，而能分别之心，不能看见身内之五脏六腑？这乃因在根里的缘故，清清楚楚能看见外边的东西，一点都无障碍，因为是潜伏在眼根里边的缘故。

佛告阿难。如汝所言。潜根内者。犹如琉璃。彼人当以琉璃笼眼。当见山河。见琉璃不。如是。世尊。是人当以琉璃笼眼。实见琉璃。

佛问阿难：‘如果照你所说，心是潜伏在眼根内，犹如琉璃一样，那么当那个人用琉璃罩盖在眼睛上，应当看见山河大地，但是否还可以看见琉璃呢？’阿难答说：‘世尊！这个人戴上琉璃镜时，实在亦见琉璃镜的。’

佛告阿难。汝心若同琉璃合者。当见山河。何不见眼。

佛问阿难：‘你的心如果和琉璃相合，所以向远看，可以看见山河大地，在近处又可看见琉璃，但又为何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？’

有人说：‘只要照了镜子，我可以看见我的眼睛，但这肉眼是不能回光返照，来反观其目，反观自己的面的。

若见眼者。眼即同境。不得成随。若不能见。云何说言此了知心。潜在根内。如琉璃合。

假若能见自己的眼，那么眼睛就同外境一样，不是自己的，怎能成为随见随即能分别呢？假若不能看见自己的眼，怎可说这了知心潜在根内，如琉璃合一样？因心脏眼根内，如戴眼镜一样，便能看见山河大地，应该亦能看见眼，既不能见眼，则此譬喻不能成立。

是故应知。汝言觉了能知之心。潜伏根里。如琉璃合。无有是处。

所以应该知道，你说：觉了能知之心，是潜伏在眼根里，像琉璃合一样，这理论是不对的。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我今又作如是思惟。是众生身。腑藏在中。窍穴居外。有藏则暗。有窍则明。

阿难错在用识心来思惟，左思右想，不知真心就是清净明性，所以便越走越远，现在他又举出另一个譬喻。

阿难说：‘世尊！现在我又有这样的思惟，众生的身体，腑脏居中（脏即五脏：心、肝、肺、肾和脾。腑有六腑，即五脏的宫府所藏的地方，胃是脾之府，胆是肝之府，膀胱是肾之府，大小肠是心和肺之府，三焦是命之府），窍穴居外（窍是孔穴，人有七窍即眼二、耳二、鼻二、口一，共七窍），有藏则暗，因五脏是藏在六腑里，属暗，所以不能看见；有窍则明，窍穴则在外边，属明，所以可以看见。’

我们人这个口穴，是深不可测，无法填满，今天食多少东西下去，明天又饿了，新陈代谢，都给它排除，因此每日都为食忙，如果不食三餐，则可节省三小时宝贵光阴来学佛法、来参禅，食三餐便白白花费三小时宝贵光阴，实在太可惜，所以我主张每日食一餐。

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、众业和合而生，不是一种，而是由多种业缘和合，好像一粒种子，需要泥土、太阳、雨水……等等才能长大。

今我对佛。开眼见明。名为见外。闭眼见暗。名为见内。是义云何。

阿难又说：‘我现在对佛面前，开眼看见光明，就叫做见外，闭眼看见黑暗，就叫做见内，这个道理对不对呢？’

佛告阿难。汝当闭眼见暗之时。此暗境界。为与眼对。为不对眼。若与眼对。暗在眼前。云何成内。

佛不答复阿难对不对，只再问他：‘当你闭眼见暗的时候，这黑暗境界，是和你的眼相对，还是不相对？假若和你眼相对，那么暗就在你眼前，怎可说在内呢？’

若成内者。居暗室中。无日月灯。此室暗中。皆汝焦腑。若不对者。云何成见。

你如果执眼前的黑暗境界，成为见内，那么你居住暗室里面，没有日、月、灯三种光来照明，那么这暗室中的境界，都成为在内，都属你的焦腑，岂有这种道理呢？假若所见的黑暗境界，不和眼相对，那怎么能看得见呢？

焦是三焦，上焦在胃上，中焦在胃脐之间，下焦在脐下，三焦属命府，是六腑之一，所以叫焦腑。

若离外见。内对所成。合眼见暗。名为身中。开眼见明。何不见面。

假若你见暗时，是离开对外之见，不是反观，是内对身中，所成之见，则闭眼能见暗，见到身中之黑暗境界，但为何开眼见外的时候，不能见到自己的面部呢？

若不见面。内对不成。见面若成。此了知心。及与眼根。乃在虚空。何成在内。

假若开眼见明时，而不能反观，看见自己的面部，则可以证明，闭眼见暗时，亦不能反观，看见自己身中。所以内对之理论，就不能成立。假若开眼见明时，又能看见自己的面，那么这个明了能知分别的心，以及你的眼根，都是在虚空中，怎可说是在内呢？

若在虚空。自非汝体。即应如来今见汝面。亦是汝身。

假若你心和眼根，都是在虚空，虚空自然不是你的身体，和你就无关系。你若仍旧执著，离体之见，还是自体，那么我如来，现在亦离你体，而能见你面——难道亦是你的身体？

汝眼已知。身合非觉。必汝执言。身眼两觉。应有二知。即汝一身。应成两佛。是故应知。汝言见暗名见内者。无有是处。

你眼已有知，你身是否有感觉？本来都是你身合当无觉。假若你一定要执著，心和眼有两种感觉，那么心和眼亦应有二种知觉。如果是这样，岂不是你一身，应该成二佛？因此应当知道，你说见暗即是内，是不对的。

阿难言。我尝闻佛开示四众。由心生故。种种法生。由法生故。种种心生。

阿难以前，都用自己识心来推想，心和见之所在处。但所提理论，都被佛所破。现在不敢再逞己见，而引佛的话。故又说：‘我过去曾时常听佛对四众开示（四众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即男居士、优婆夷即女居士），由心生的缘故，所以种种法生。法无自性，本来是无生的，但由因缘和合而生。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’

佛说心法互生者，因法本无生，由心故有；心本亦无，因法固有。所以说：心生法生，即法不自生，从心而起，心不自生，由法而现。故很明显地指出：心本不生，法无自性，二体俱无，心法皆空。而阿难又错认心法之心为识心，所以有执著。

我今思惟。即思惟体。实我心性。随所合处。心则随有。亦非内外中间三处。

阿难说：‘我今再忖量，这个会思想之体，就是我的心性。随它所合的地方，心就随之，若遇有缘合便成我心，没有缘合便不成我心。所以心不是在内、外和中间三处。’

阿难依然错误，思惟是他的心性，不知思惟只是分别缘尘的妄想心。

佛告阿难。汝今说言。由法生故。种种心生。随所合处。心随有者。是心无体。则无所合。若无有体而能合者。则十九界因七尘合。是义不然。

佛告阿难：‘如你刚才所说，由法生的缘故，种种心生。因有所和合故，就有你心。照这样来说，你心是否有体相呢？如果心无体相，怎能和前尘境相和合呢？假若无体相，而能有合，不是由十八界，再加这个无体的七尘，而成为十九界？这个义理是不对的。’

十八界是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（六根）；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（六尘）；中间又生出六种分别心叫六识，合共十八界，下文再详释。

若有体者。如汝以手自捏其体。汝所知心。为复内出。为从外入。若复内出。还见身中。若从外来。先合见面。

佛又说：‘假若心有体相，则你用自己的手，来捏自己的身体，你的心就会知道有点痛。这个知道被捏之心，是从内出，还是从外入？如果心从内出，应当见到身内的腑脏；如果是从外来，那么就应当先见自己面部。’

阿难言。见是其眼。心知非眼。为见非义。

阿难说：‘能见是眼睛，能知才是心，怎可求心见佛，这个义理是不对的呀！’

阿难太恃己能，居然正式来和佛辩论，说佛之义理不对，不知自己错上加错。因为眼根本是个

透明体，是视非见，需借心灵才能有知有见。

佛言。若眼能见。汝在室中。门能见不。则诸已死。尚有眼存。应皆见物。若见物者。云何名死。

佛说：‘如果眼能见，那么你在室内时，门户是否能看见东西？好像世间上，一切已经死了的人，他们的眼睛还存在，应该能看见东西，但如果能看见东西，怎可说是死呢？’

阿难。又汝觉了能知之心。若必有体。为复一体。为有多体。今在汝身。为复遍体。为不遍体。

佛又叫阿难：‘又你的觉察明了，能知分别之心，若果一定有体相，那究竟是一体相，还是有多体相？现在心既在你身上，究竟是遍满四肢之体，还是不遍满四肢之体呢？’四肢是两臂两腿。

若一体者。则汝以手捏一支时。四支应觉。若咸觉者。捏应无在。若捏有所。则汝一体。自不能成。若多体者。则成多人。何体为汝。

如果心是一体，那么你用手捏一肢的时候，如果四肢都有感觉，这个捏就应当没有一定的地方。如果是捏有一定的地方，若捏一肢，则只觉得一肢被捏。那么心是一体之义，当然不能成立。如果说心是多体，则变成多人，究竟哪个体才是你呢？

若遍体者。同前所捏。若不遍者。当汝触头。亦触其足。头有所觉。足应无知。今汝不然。

假若说，心是周遍全体的，则如前面所说，一捏便应该遍体皆痛。若不是周遍全体，那当你用手触头的时候，亦同时触著你的足，头有所感觉，那么足就应该不知道。但现在你不是这样，若头有所感觉，即心在头不在足，足就应该无知。如果足有所觉知，则心应当在足而不在头，头就无感觉，这样才可以说，心不遍体。现在你不是这样，因此证明，心不遍是错误的。

是故应知。随所合处。心则随有。无有是处。

因此应该知道，你认为随所合处心即随有，这个理论是不对的。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我亦闻佛。与文殊等诸法王子。谈实相时。世尊亦言。心不在内。亦不在外。

阿难再引用佛所说的来作证据。阿难向佛说：‘我亦曾听闻佛对文殊，即妙吉祥菩萨和普贤、观音等诸大菩萨。佛为法王，菩萨即法王之子，谈论实相的时候，世尊亦曾说：“心不在内，亦不在外”。’

实相是真实之相，亦即吾人本有真心之名。实相有三种意思：（一）无相之实相，即无一切虚妄的相，并不是本体亦无。（二）无不相的实相，即随缘显现，一切妙色，并不是完全无相。（三）无相无不相的实相，即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不碍真空。如果说它有，则绝相离名，本无

一物；如果说它无，则灵光不昧，应用自在。

佛和文殊菩萨所谈的实相，亦不在内，亦不在外。是谈真心无相，清净本然，离一切相。既无相，就无在，故不在内不在外。又真心圆满周遍，犹如虚空，故虽无在，但又无所不在。

如我思惟。内无所见。外不相知。内无知故。在内不成。身心相知。在外非义。今相知故。复内无见。当在中间。

我现在再仔细思惟，内不能见腑脏，外又不相知。内既无知，但不在内。眼见佛手，心即有知，这是心身不相离的缘故。所以计心在外，这个义理亦不对。现在身心既然互相能知，在内边又无所见，那么应该在中间了。

佛言。汝言中间。中必不迷。非无所在。今汝推中。中何为在。为复在处。为当在身。

佛言：‘你说中间，中间必定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不能含糊迷乱的。既然非无所在，你现在推想是在中间，毕竟中间在何处呢？是在外境之外，还是在内根的身中？’

若在身者。在边非中。在中同内。若在处者。为有所表。为无所表。无表同无。表则无定。

假若在你身上，那么究竟是在前边，还是在后边？在左边还是在右边？在边就不是在中间了！如果说在身的中间，那么就和在内一样。假若是在身之边处，那么是否有表志呢？还是无表志？无表志，就等于无定所；有表志，亦等于没有一定的中相。

何以故。如人以表。表为中时。东看则西。南观成北。表体既混。心应杂乱。

什么缘故呢？好像有人，用标志来作记号，说这里是中间的位置。可是如果你从东方看时，则标志是在西方，从南方看时，则标志是在北方。表体既然混乱，不能表达，那么，你心就更加杂乱无定了。

阿难言。我所说中。非此二种。如世尊言。眼色为缘。生于眼识。眼有分别。色尘无知。识生其中。则为心在。

阿难说：‘我所说的中间，不是这二种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好像从前世尊所说：“眼根对色尘，中间便生眼识。”眼和色互相为缘，因眼有分别，而色尘本身，是无知觉。可是在眼和色相接触的时候，中间就生出能分别的性能。这就是识，所以识是生于眼色之中，是否心就在眼色中间呢？’

佛言。汝心若在根尘之中。此之心体。为复兼二。为不兼二。若兼二者。物体杂乱。物非体知。成敌两立。云何为中。兼二不成。非知不知。即无体性。中何为相。是故应知。当在中间。无有是处。

佛言：‘你的心假如是在眼根和色尘中间，那么这个心的体，是一个还是二个？假若心是有二个体，则哪个是你的心体？哪个是这个物体？如果分不出来物体和心体，就变成杂乱无章。物

体是无知无觉，心体是有知有觉，亦即是说：“眼根是有知之体，色尘是无知之物。”和与无知合在一起，就会成为敌对。同时一半是知，一半不知，亦成为二边。那么何处是中间呢？所以兼二的道理，不能成立。况且你心既不是同根之有知，又不是同尘之无知，离这根尘两者，即是无识的体性。你说心在中间，那么用什么作为体相呢？所以应当知道，心在中间，是错误的。’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我昔见佛。与大目连、须菩提、富楼那、舍利弗。四大弟子。共转法轮。常言觉知分别心性。既不在内。亦不在外。不在中间。俱无所在。一切无著。名之为心。则我无著。名为心不。

阿难所提出的理论，都被佛所破，变成词穷理屈，六神无主，所以又引佛以前所说的话，来挽救他的失败。

阿难对佛说：‘世尊！我以前亦曾听见佛和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富楼那、舍利弗四大弟子，大家一齐转法轮，说法教化众生。（轮即轮回，不停地轮回说法，亦有摧辗的意思。即可以辗破外道，亦可辗破无明。）世尊时常说，这个能觉察知道，分别的心性，是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亦不在中间。都无所在，一切都没有著落的地方，就叫作心。那么我这个无著落，是否可以叫作心呢？’

佛所说的不在内、外、中间，即是无相实相之义。因为觉知分别心性，是随境生灭，原无实体。但阿难错认心性有体，以为无著是心体。

佛告阿难。汝言觉知分别心性。俱无在者。世间虚空水陆飞行。诸所物象。名为一切。汝不著者。为在为无。

佛告阿难：‘你现在说，觉知分别的心性，俱无所在，一切都无著落处。可是世间、虚空以及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是依报，即器世间。水陆飞行，及一切众生是正报，即有情世间，（世界就是依正二报所成就）。在这依正两报间，所有的物象，名为一切。你所说不著者，是你心离一切的物象，另有一个心所在；还是你心离一切的物象，本无心的所在处，所以叫不著一切？’

无则同于龟毛兔角。云何不著。

如果你心离开一切物象之外，本来就无所在，那么应该心相亦无。无心相就好像龟生毛，兔长角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根本是没有的，怎么可以说不著呢？

有不著者。不可名无。无相则无。非无即相。相有则在。云何无著。

如果你心是离一切物象之外，另外有一个所在处，只可以说是不著一切；但亦不能说完全无著。如果说无相，则根本是没有，何必头上安头，骑驴觅驴，再说不著呢？如果说并非无相，那么就应当有相。既然是有心相，就一定有所在的地方。有所在，就有执著，怎可以说无著呢？

是故应知。一切无著。名觉知心。无有是处。

所以应该知道，一切无著，名觉知心，是不对的。

以上是世尊七番破妄识无著。

尔时阿难。在大众中。即从座起。偏袒右肩。右膝著地。合掌恭敬。而白佛言。

当时阿难，从大众中，即刻离开座位，站立起来，露出右肩。‘袒’是露出，中国以露肩为不恭敬，印度以肩为恭敬。在佛教里，即以偏袒右肩为最恭敬。右膝跪在地上，表示身业清净；合掌恭敬，表示意业清净；而对佛说，表示口业清净。即身、口、意三业都清净，才向佛请示正法。

我是如来最小之弟。蒙佛慈爱。虽今出家。犹恃憍怜。所以多闻未得无漏。不能折伏娑毗罗咒。为彼所转。溺于嫉舍。当由不知真际所诣。

阿难回忆出家经过，向佛述说：我是如来最小之堂弟，（阿难是四王八子中，年龄最小），承蒙佛慈悲爱护，现在虽然已从佛出俗家。出家有很多种——出俗家，出烦恼家，出无明家，出三界家——阿难只出俗家，情感心还未断，故心中犹依恃自己是佛小弟，佛一定娇怜爱惜他，所以便有点放纵，只修多闻，而不勤修定力，故未得无漏。人要证四果阿罗汉，才得无漏。阿难只是证初果，尚没有力量来降伏外道邪法——娑毗迦逻咒，终被邪咒所迷，沉溺在淫室里。这都是因为不知自己的真心，在什么地方，才有这种种过失。（诣即在的意思）

惟愿世尊。大慈哀愍。开示我等。奢摩他路。令诸阐提。隳弥戾车。

现在只有希望世尊，发大慈悲心，哀怜悯念我等，为我等开示奢摩他路，即修正定之路，亦令诸阐提，阐提是印度语，意思是‘信心不具足’，亦译作焚烧善根。意谓只存恶根而断善根的众生。隳即毁坏，弥戾车，意思是喜乐垢秽，亦即是恶知见，全不相信佛法。阿难之意是请佛，开示修正定法门，不特使阿难和在会大众，都得到定力，能够降伏外道邪魔，同时亦可令信不具，和断善根之众生，亦能毁灭恶知见，而得正知正见。

关于阐提，有一公案如下：道生法师讲涅槃经时，当时该经还未全，只有上半部，没有下半部。上半部经说：阐提无佛性，不能成佛，后半部经说，阐提亦可以成佛。道生法师讲上半部经时，他认为佛不舍一众生，何况阐提，所以强调说：‘阐提有佛性，可以成佛！唯时间迟早而已。’当时一般法师都认为他别开生面，违背经理，与经不相合。其实他虽没有看见后半部经，但已明白其中道理，故敢断然说可以成佛。既然遭人反对和排斥，讲经时就没有人来听，所以他就跑到苏州虎丘山，对石头说涅槃经。讲至阐提无佛性时，他问顽石说：‘我认为阐提亦有佛性，你们说对吗？’当时顽石都点头，所以说：‘生公说法，顽石点头。’本来石头是无知之物，可能当道生法师说法时，有鬼神或幽灵附在石头上来听经，受感动而点头摇动。

作是语已。五体投地。及诸大众。倾渴翘伫。钦闻示诲。

阿难说完以上的话后，便五体投地，把首和两手两足伏在地上，表示最诚恳恭敬。同时并和其他大众都倾心渴望，翘诚伫待著佛说法。大家的法身慧命，十分干渴，需要法水来滋润，故恭敬虔诚，来听佛开示教诲，修正定的道理。

尔时世尊。从其面门。放种种光。其光晃耀。如百千日。

这时世尊，便从面上，放出种种无量无数的光彩，晃耀明亮，有如百千日光一样辉煌。佛光比太阳光强过百千倍，这是阿难亲历其境，亲见佛光而说的。

世尊要破除阿难妄想而显出自己真性，故放种种光彩，令他触境会心。

普佛世界。六种震动。如是十方微尘国土。一时开现。

普遍诸佛世界，不只娑婆世界发生六种震动，就是诸佛世界，亦有六种震动。什么是六种震动？动、涌、起——这三者是形震动。动是摇动；涌是急升，有如涌泉一样喷起；起是慢慢升起。震、吼、击——这三者是声震动。震是震荡破裂；吼是吼叫声；击是互相冲击。

地震有好有坏，如有修道人证果、开悟，或成佛，会有六种震动，这是象征吉祥，天龙拥护，不会损害人间。但有时魔王扰乱世界，扩张势力，发威作恶，亦会有六种震动，这便会损害生命，为害人间，破坏财产。所以我们在一切境界来时，都要分别清楚：是善境，还是恶境。

关于地震，记得当我母亲死后，我在好的坟墓守孝三年。有一夜当我正在禅定，刚入无人无我之空境时，忽然觉得一动，身体亦动荡起来。我心里想，什么魔能摇动我的身体？这魔的力量可真不错。当时还不知是地震。等到第二天，有人来告诉我，才知道这是地震。但这地震亦奇怪，本来井底经震动，是会冒出井水的。但我邻近一井，则反而冒出熊熊火光，好像火山一样。可能是井里有硫磺矿质，或有火山支脉所致。

像这样六种震动之后，十方微尘数不尽的国土，在同一时期，都显现出来。

佛之威神。令诸世界合成一界。

释迦佛以他的神通力量，令所有无量数微尘世界，都合在一起。这就好像现在照相机一样，可将远境缩近，大相缩小，小相放大。

佛以神通，将无数世界，缩成为一世界。虽然合成为一，但依然历历分明，不相混杂。为何要合而为一？因要同时教示，无量数世界里诸大菩萨，明白楞严正定的道理。

我人因六识未破，终日被缘尘所遮蔽，故执我相，执法相，分别心重，因此一切世界，都成隔离。如能破识显根，会相归性，则无边世界，不隔毫端，亦就能融合诸世界，成为一真法界。

其世界中。所有一切诸大菩萨。皆住本国。合掌承听。

其他各世界，所有一切诸大菩萨，都住在自己本国，合掌恭敬，来听佛说楞严经，楞严大定的妙法。

佛告阿难。一切众生。从无始来。种种颠倒。业种自然。如恶叉聚。

佛告阿难，一切众生，即十类众生，从无始不觉以来，生种种颠倒。颠倒就是无明。因不觉而生无明，因无明而起惑，因惑造业，叫做业种；由业自然而受苦报。这三种叫起惑、造业、受苦报，就如恶叉聚一样，（恶叉聚是西域果名，一蒂生三果，同聚而生），聚在一起。连环不息，轮转不停，所以说无始，没有开始，就好像轮转一样，找不到哪里是开始。

众生自己清净本性不认识，而只在妄想上用功夫，说某某人真好——真好又怎样？说某某人真坏——坏又怎样？如果往深一层来研究，凡事都没有好，没有坏。在众生眼里，就分我分你，分好分坏，分是分非，这都是意识在作怪，唯识所现。在如来藏里，是什么都没有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什么烦恼问题都没有。不过这道理不容易领会，要慢慢才能体验认识。

业和因是不相同的。业是作的，是时常有的。好像行商叫商业，做工做工业，做屠户叫杀业，做盗叫盗业，做男女不正当是淫业，做善是善业，做恶是恶业。因是种的，种因不能说是做因。业可以天天做，因则不是，只是一时，不是天天。所谓种是因得是果。业则不说果，而说受报。随时造业，随时可受报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不可造恶业；要不然，随时会受报，是太可怕的！

诸修行人。不能得成无上菩提。乃至别成声闻缘觉。及成外道。诸天魔王。及魔眷属。

一切修行人，包括所有外道修行者，本来都希望有所成就，得到无上觉果，无上菩提，即是佛果位；或者修成声闻——声闻是修四谛法，闻佛声音而悟道。或者修成缘觉——缘觉是修十二因缘而悟道。甚至修成外道——外道是心外求法，在心外边去找法，故名外道。人若没有证果，没有成佛，都在道外边。诸天有很多天，最接近我们的地球有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须焰摩天。四天王天是在须弥山半山区的四边——东、南、西、北。天王是持国天王、增长天王、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。四天王寿命是五百岁。人间五十年，等于该天一昼夜。

忉利是梵语，即三十三天，东八天，南八天，西八天，北八天，加上中间一天，共三十三天。寿命一千岁，人间一百年，等于该天一昼夜。该天的天主最初是女人，因看见一破庙里的佛像，被雨水淋湿，就发心修破庙，可是自己没有力量，便联合其他三十二妇女，大家协力来修庙。修成后，因修庙功德，大家都成为天主。诸天统说起来太多，现在只说这几个天。天上亦有魔王，魔王住在六欲天。魔王还有魔民、魔女、魔孙，很多眷属，故独霸一天，成为魔宫。修外道多生到魔宫，上等为魔王，中等为魔民，下等为魔女。魔女生得很漂亮，具诱惑性，使修道人见彼而没有定力。见到魔女，就容易被迷惑了。所以修道要很小心，至切把定力修好，才不被魔所转！

皆由不知二种根本。错乱修习。犹如煮沙。欲成嘉馔。纵经尘劫。终不能得。

上面佛说，诸修行人，希望修成觉果，或者缘觉声闻，甚至只成天魔，亦不可得。是什么道理呢？这皆因为他们不知二种根本，而错杂乱修，好像煮沙，欲它成为好的饭菜，而沙本来不是饭，故纵然经过尘沙劫数的时间，亦不能修成米饭的。

云何二种。阿难。一者。无始生死根本。则汝今者。与诸众生。用攀缘心。为自性者。

‘是哪二种呢，阿难。’经文讲阿难讲得太多，现在我讲讲阿难之兄，孙陀罗难陀的故事：孙陀罗难陀，妻子名孙陀罗，两人感情最好，如胶似漆，时常在一起。有一天，佛看因缘成熟，就往度他。佛托钵至其处乞食，难陀见佛来，就叫妻子暂避开，让他自己拿饭菜供佛。妻子要他即刻回来，便在地上吐口水，向他说：‘在这口水未干前，必须回来，否则不准入屋。’难陀答应，即赶快拿饭菜，跑到佛那边。可是佛用神通，难陀跑得怎样快，都追不上佛，最后追至给孤独园，佛便告诉他：‘不要回去吧！就在这里出家好了。’难陀说：‘不可以的，因妻子在家等待。’佛说：‘你不出家，那么就跟我到林里散散步，再回去不迟。’难陀就跟佛到一森林中，看见树上有很多猴子。佛问他：‘猴子美丽，还是你妻美丽？’答：‘当然是我妻

美丽！’佛又带他到天上，见天宫里有五百多位仙女，在打扫宫庭。难陀问仙女：‘你们在做什么？’答：‘佛有一堂弟，名孙陀罗难陀，将来他会到这里来居住，故我们先打扫干净，待他来服侍他。’难陀心中暗喜，将来可以到这里来享福！佛就问他：‘仙子美丽，还是你妻美丽？’答：‘当然仙女美丽，吾妻就如猴子一样，怎能比得上仙女呢？’

然后佛又带他到地狱，见有两鬼，假睡在油锅旁边，难陀就问：‘你们在做什么？’鬼答道：‘佛有一堂弟，他只修天上福报，将来享完五百年天福，便堕地狱。我们在等他来，享受油炸之味。’吓得难陀，毛孔直竖，原来生到天上，还要堕落，没有意思，还是跟佛出家好了。

佛度难陀，费尽精神，要带他上天下地才明白。现在度阿难，亦费尽唇舌，作种种譬喻，但阿难还不明白，故佛不得不再举出这二种根本，即真妄二本，来开示他，令他知道怎样修才能成佛。

第一种根本就是从无始劫以来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死相续之根本。什么是生死相续之根本？前边已说：皆因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亦就是你现在与诸众生，用攀缘心而认为自性者。

攀缘心即妄想心。譬喻学生读书时，要讨好教授，恭维送礼，说好话，希望教授能给高分。又如国家，要选举总统、议员或市长，都用拉拢，请客送礼，请多投一票，这都是不自然，都是攀缘。如果真有本事，真有道德，众望所归，不用拉拢，自然被人选举，才属不攀缘。中国古时有一位尧帝，因年纪老，想将帝位让给有德行的贤人，听说巢父有贤德，因此便往见他。巢父住在树巢窝里，人们就叫他巢父。他饮水时是用手掬水而饮，人们送他一水瓢，他把它挂在树上，风吹瓢响，他嫌麻烦，便丢弃它。现在听尧帝要让位给他，连听都不愿听，还说把耳朵都弄脏了，便走到溪边去洗耳。恰遇许由牵牛饮水，就问他何故洗耳？巢父就将实情告他。许由听罢就说：‘溪水被你洗污垢的耳朵所污，我的牛不能饮。’立刻牵牛至上流。这种作风是何等清高！一点都没有攀缘心。阿难既错认攀缘心为自性，就绝对不能断生死。所以佛呵他：认贼作子。

二者。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。则汝今者识精元明。能生诸缘。缘所遗者。

第二种是无始菩提涅槃涅槃，元清净体。没有开始之前即无始。菩提，译作觉道，是觉悟的道理。菩提有三种：（一）真性菩提，是众生根本就具有。（二）实智菩提，即真实之智慧。（三）方便菩提，即证道后，观机教化众生。分开虽成三，其实是一：由真性菩提而生实智和方便；三即一，一即三。菩提究竟是从何处来？它是无来无去，而是我们每人本来所具有的，它是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的真性。

涅槃译作不生不灭，到没有生死时，就叫涅槃。涅槃亦有三种：（一）性净涅槃：自性清净，一尘不染叫性净。（二）圆净涅槃：真无不圆，妄无不净叫圆净。（三）方便净涅槃：随缘方便，示现生灭叫方便净。一般人认为佛死叫涅槃，这是错的。佛死只是证入涅槃，证到不生不灭，常乐我净的道理。

在未开始之前，菩提涅槃，本来是清净体，就如现在之识精元明。这个识字，不是八识之识，而是识之最精妙处，亦即元清净体，亦是菩提涅槃之别名。它本来是光明遍照，本有佛性，常住真心，能生出种种因缘。但久而久之，好像遗失实没有遗失。众生把自己本具之真实——性清净体，识精元明——不会用它，反把它藏起来。藏得太久，太秘密，就把它妄了。故虽在穷困时，亦不会用它。这就好像遗失一样，但其实没有失。众生忘失自己的真心，而反用妄想攀缘心，故怎样修都不能成佛果。

由诸众生。遗此本明。虽终日行。而不自觉。枉入诸趣。阿难。汝今欲知奢摩他路。愿出生死。今复问汝。即时如来举金色臂。屈五轮指。语阿难言。汝今见不。阿难言见。

因一切众生，对识精元明、常住真心，都忘记了，就像遗失一样，即是迷却本真。 ‘虽终日行’：行即用的意思。虽然天天都用常住真心、性净明体，但自己全不知道。

佛性是什么？

在眼为见性，在耳为闻性，在舌为尝性，在鼻为嗅性，在手为触性。在无形中，每日都由真性来帮忙你。只是自己学忘了，不知道而已，故不会用真心本体，而只用忘心攀缘，所以就枉入诸趣。枉入是不愿入而入。诸趣即六道：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

现在顺带讲阿修罗和玉皇大帝的故事：阿修罗译为无酒，虽居天上，而无酒可饮。又译作不端正。男阿修罗貌奇丑，阿修罗女则貌甚美，但性好斗好胜。一天，玉帝遇阿修罗女，见其貌美，便娶为妻。玉帝知佛在世宏法，故天天都往听经。阿修罗女妒忌心重，以为丈夫在世间胡闹，故有一天，特地跟踪观察，刚巧那天在讲堂里，两旁都是女众。因此修罗女大怒，责骂其夫。玉帝以其乱言，举手打她。阿修罗女便回父王处哭诉，要跟玉帝离婚。阿修罗王，因爱女心切，即兴兵攻打玉帝。玉帝不敌，向佛求救。佛将其袈裟赐与玉帝，嘱他将袈裟撕碎，让众天兵，各带一块，并教每人都念： 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’。玉帝遵命，遂将阿修罗打败。

在天上的阿修罗有福报，但无德报。地上亦有阿修罗，如贼头、土匪等。凡是好战斗，好发脾气者，都是阿修罗。

佛问阿难，你今实在欲知奢摩他路，要脱离生死。那么，我现在再问你。这时如来便举起金色臂，屈五轮指成拳，而问阿难： ‘你现在看见吗？’阿难说： ‘看见了。’（佛身黄金色，故曰金色臂，佛指有千幅轮相，故曰五轮指。）

佛欲令阿难知道常住真心、性净明体，是在眼根见性上，故下面都讲见字，要在见性上，令阿难开悟。

中国古时，很多禅师大德，如果有人来求开示，便伸出大姆指，令人在见性上开悟，或者一言不发，只把眼睛一瞪，亦是示意要在眼根处明了。但祖师是已开悟，才能这样教人；自己未开悟，是不能乱教人的。未得无漏，未得证果，便往教人，就好像泥菩萨过满，自身难保。不但不能教化人，反为世俗所转，而不能转世俗。误人害己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

佛言。汝何所见。阿难言。我见如来举臂屈指。为光明拳。耀我心目。佛言。汝将谁见。阿难言。我与大众。同将眼见。

佛问阿难：‘你看见什么？’阿难说： ‘我看见如来举臂屈指，为光明拳，其光明亮，照耀我的心和目。’佛问： ‘你用什么来看？’阿难答： ‘我与大众，都是用眼看见的。’阿难不敢言自己，而把大众亦拉进来，以表示确实。

佛告阿难。汝今答我。如来屈指为光明拳。耀汝心目。汝目可见。以何为心。当我拳耀。

佛再问阿难； ‘现在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，我屈指为光明拳，耀你心目。汝用眼来看见，是不错的。但你心何为心，来对我的拳耀呢？’

阿难言。如来现今征心所在。而我以心推穷寻逐。即能推者。我将为心。佛言。咄。阿难。此非汝心。

阿难说：‘现在世尊，要征询我的心在何处，而我（而字是承上起下，因上面意思还未说完，故用而字来补充），现在用我的心，来穷尽推不，遍处寻找。则我这个能推求之心，是否可以当我的心呢？’（将即是还不敢决定，含是否之意。）佛喝曰：‘咄！这不是你的心！’咄有责备之意。

佛以阿难，妄用识心，故处处审问，无非要破他的识心，使他能明白真性所在之处，故举拳示意。阿难执迷太深，还不明白，答以能见是眼。佛再追问，以何为心？阿难仍以能推求为心，依然执妄想识心为心，实在辜负佛一番苦口婆心。故佛不得已再用威声喝咄，希望他能从闻性上开悟。

阿难矍然。避座合掌起立白佛。此非我心。当名何等。

阿难突然惊惧，即刻离开座位，合掌起来，而向佛说：‘这不是我的心，那么，应当叫作什么呢？’（矍是惊惧不安之状，因被佛所喝而不安。）

佛告阿难。此是前尘虚妄相想。惑汝真性。由汝无始至于今生。认贼为子。失汝元常。故受轮转。

（这段文不但讲出阿难的毛病，亦把我们所有的毛病揭出。每个人都应该知道，就因从无始以来，认贼作子，把自己本性埋没，才受生死轮转，不能成佛证果。）

佛告阿难：‘你不必惊慌，我现在详细告诉你，这都是前尘，虚妄相想。你不有推想，便落入分别前尘之妄想。这推想心，不是你之自性真心，而是分别尘影的妄想心。因为它太细致，不明显，不易觉察，因此便迷惑你之真心自性。这都是你从无始至今，认贼作子，错认妄想识心，前尘虚妄不实之相，为自己本性真心。既认妄作真，故遗失了本元常住真心，亦即忘了本有家珍，遂至头出头没，被轮回所转，而不能超出。’

所谓：‘出马腹，入驴胎，阎王殿上几度回，始从玉帝殿前过，又到阎君锅里来。’轮回是多么危险，一不小心，就走错路，不易回来。佛法难闻，人身难得。现在得闻佛法，又得人身，就要快点觉悟，不要再认贼作子啊！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我佛宠弟。心爱佛故。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独供养如来。乃至遍历恒沙国土。承事诸佛。及善知识。发大勇猛。行诸一切难行法事。皆用此心。纵令谤法。永退善根。亦因此心。若此发明不是心者。我乃无心。同诸土木。离此觉知。更无所有。云何如来说此非心。我实惊怖。兼此大众。无不疑惑。惟垂大悲。开示未悟。

阿难向佛说：‘我是佛最宠爱的小弟，因我心爱慕佛的三十二妙相，使我发心出家，现在我的心，不只单独来供养和服侍如来，就是遍历恒沙国土，亦去供养和礼拜诸佛，及一切诸大善知识。又发大勇猛精进心，牺牲一切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亦用此心。纵然我诽谤佛法，永断善根，亦是此心。即是为善做恶，都是此心。如果这能推之心，如果说是前尘妄相所起的妄想，不是真实；那么我就成为无心之人，和土木一样。离开这个能听经闻法之觉知心，则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何如来说，这不是真心呢？我实在惊慌恐怖，相信在座大众，亦会生疑惑。惟望世尊，开大悲心，开示我等未悟的人。’

（阿难是亲历其境，故起惊慌。大众是旁观，只有疑惑。阿难仍用识心来推测，以小乘而测大乘。其实在座诸大菩萨，如文殊、观音，他们老早已明白此中道理。）

尔时世尊。开示阿难。及诸大众。欲令心入无生法忍。

这个时候，世尊就开示阿难，及诸大众，欲令他们，皆能悟根性为真心，而得证入无生法忍。

无生法忍，即无法生，亦无法灭。证得此忍，便能于十法界——四圣六凡——四圣法界是三界之外，六凡法界是三界之内，不见有少法生，亦不见有少法灭。于一切法，本体都是如如不动，便没有生灭。若在证得这境界时，看见一切万法，没有生灭，而起恐慌，这便不能忍。要能忍可于心，认为这有何稀奇，便得相应之道。即是在证果与未证果之间，只有自心明白，不能向人吐露，所以叫作无生法忍。如能看见，一切诸法，森罗万象，皆是自性；里面之事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即得无生法忍。但还未算证果，还要忍可于心，才叫无生法忍，观世音菩萨说：‘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’，即入此忍。阿难不能入，因被妄识所障，故佛要破他的生灭识心，使他明白性净明体，才能入无生法忍。

于师子座。摩阿难顶。而告之言。如来常说诸法所生。唯心所现。一切因果。世界微尘。因心成体。

佛欲令一切众生，得入无生法忍，于是在师子座上（佛说法时，无畏有如师子王，故喻其座为师子座），摩阿难之顶，在佛教里，摩顶表示慈爱摄受。佛又告诉阿难：‘我时常这样说，一切诸法所生，唯一真心所现。一切世界上，像微尘这样多的因因果果，亦皆因心而成体。’

中国古语云：‘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’，识得真心，大地根本无寸土；不识心，才认为地大物博。古德又云：‘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皆我一体’，亦是这个意思。

阿难。若诸世界。一切所有。其中乃至草叶缕结。诘其根元。咸有体性。纵令虚空。亦有名貌。何况清净妙净明心。性一切心。而自无体。

阿难，假若诸世界中，一切所有，包括山河大地，森罗万象，其中甚至一草一叶，一丝一结，追诘寻求它们的根源，皆有自己的性体。就至大如虚空，亦有名貌。‘虚空是名，能达无碍是貌。’何况清净、妙净妙明之真心。‘性一切心’：性即体性，这性是平等，能为一切法所依，而不为一切法所变。一切诸法皆依之为体，既然是一切体性之心，哪里没有自体呢？

即真心所现之物，尚有自体，何况能观之心，而没有自体。

若汝执吝。分别觉观。所了知性。必为心者。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。别有全性。

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能分别、能感觉、能观看的知性就是‘心’，那么此心就应该和色、香、味、触诸尘事分离，而完全独立存在。

如汝今者承听我法。此则因声而有分别。

就如现在，你听我说法，亦是因为有声尘，才有分别心产生。不能离开声尘，而另外有一个心。

佛要显示阿难，真心是在六根门头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根性里，是不动不摇的六识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则缘尘境，是摇动而不真实，故属妄想。其实六根和六识，都有见闻觉知之用，是很难分开的。不过六根对境时，就如镜照像，本无分别。六识缘境时，即生分别，故有分别与无分别，是根识之分。

纵灭一切见闻觉知。内守幽闲。犹为法尘分别影事。

纵然能到暂消灭外缘之见闻觉知，在内边守住清净寂静，但这依然还是法尘分别之影事。

内守幽闲：外道认为已达到无我无人之最高境界。但在佛法上，这只是暂得到的轻安，只是息灭前五识之见闻觉知，不为处境所扰。但在这时，第六意识中独头意识，还在里面守著，在里面用功，分别法尘影事。因太微细，不易觉察，故属虚妄不实。识缘尘境时，即起分别，而后分明。一不分明，境即沉寂。这种分别甚微，如无波之流，看似恬静，其实暗流不息，故曰法尘分别影事。如停在这境界上，不再前进，便落在顽空，很容易走入歧途。

独头意识有四种：（一）散位独头，就是散乱分别心。（二）狂乱独头，就是发颠狂，乱说乱讲，都是被独头意识所支配。（三）梦中独头，在作梦时，梦见种种色色，奇奇怪怪，亦属独头意识作怪。（四）定中独头，就是现在所说的息灭见闻觉知，因独头意识还活著。

我非敕汝。执为非心。但汝于心。微细揣摩。若离前尘有分别性。即真汝心。

佛说：我不是强令你，一定要执著此缘尘分别，不是你的心。但你于自己心中，详细研究推想，你所执吝之心，若能离开前尘，还有分别体性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真心了。

若分别性。离尘无体。斯则前尘分别影事。

若你能分别之性，离开前尘而无自体，那么，它只是前尘分别影事，怎能叫做心呢！

尘非常住。若变灭时。此心则同龟毛兔角。则汝法身同于断灭。其谁修证无生法忍。

尘不是常住，不生灭的，若对尘而有分别心，不对尘而无分别心，则尘变灭时，你心亦应灭。那么你心，岂不同于龟毛兔角，只有其名，而无其体？龟生毛，兔有角，根本是没有的。既然没有心，那你将用谁的心，来修证无生法忍呢？

即时阿难。与诸大众。默然自失。

当世尊摧破妄识无体时，阿难和在座诸大众，都默然不能出声。大家都觉得若有所失，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

佛告阿难。世间一切诸修学人。现前虽成九次第定。不得漏尽成阿罗汉。皆由执此生死妄想。误为真实。是故汝今虽得多闻。不成圣果。

佛告阿难，世间一切诸修行人，现前虽能修成九次第定。九次第定：即四禅定——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；四空处定：空无边处、识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非想处；再加灭受想定，为九次第定。纵使证得这九次第定，仍未证得漏尽通而成阿罗汉圣果，皆因为执这生死妄想，误为自己的真实法心。好像你现在一样，虽然得到多闻，但终不能成正果。

阿难只得初果，还属小乘。要证到无漏，如大阿罗汉、大菩萨，才是圣果。

阿难闻已。重复悲泪。五体投地。长跪合掌。而白佛言。自我从佛发心出家。恃佛威神。常自思惟。无劳我修。将谓如来惠我三昧。不知身心本不相代。失我本心。虽身出家。心不入道。譬如穷子。舍父逃逝。

阿难听后，悔恨自己把光阴错过，又感激佛的慈悲，指示真心，所以就再度悲泣流泪，五体投地叩头，然后长跪合掌向佛说：‘自从我跟随佛，发心出世俗家，我还依恃佛，是我亲堂兄，具足无上威德神通，因此常常心中在思想，不必自己去劳苦修行，佛一定会赐给我定力的。我不知佛之身心，和我之身心，是不能代替的。又失去我本有真心，错认识心为心，所以身虽出家，心终不得定力，就如富家子一样，不要父亲的财宝，情愿走出去做穷人。没有定力，就如穷子，因为不能承受佛之功德法财。’

今日乃知虽有多闻。若不修行。与不闻等。如人说食。终不能饱。

我今日才知道，虽然得到博学多闻，但如果不依教修行，知而不行，便和没有闻是一样的，全无用处。就好像有人，终日说食物美味，多么香多么甜，可是单说不食，终不能饱。

所谓：‘终日数他宝，自无半分钱，于法不修行，多闻亦如是。’自己不实实在在去修，是不会有受用的。

世尊。我等今者。二障所缠。良由不知寂常心性。惟愿如来。哀愍穷露。发妙明心。开我道眼。

世尊，现在我等给二障所缠缚。二障：（一）烦恼障：属我执所起，如起贪嗔心，看不破，放不下，凡事都生执著，就是烦恼障。（二）所知障：属法执所起。知识太多，生出贡高我慢，自认为第一，觉得别人都比不上我，就是所知障。缠缚，即不得自由，不能解脱，皆由不知寂常心性，即寂静常明真心实性。现在惟愿如来，可怜我等贫穷孤露，指示启发妙明真心，使我等得开佛眼，智慧增长，早证圣果。

没有法宝叫作穷，无所栖处叫作露，即无以安心立命之处。亦可说，没有楞严定叫作穷，没有楞严法叫作露。

即时如来。从胸卍字。涌出宝光。其光晃昱。有百千色。十方微尘。普佛世界。一时周遍。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。旋至阿难。及诸大众。

前边如来从面门上放光，是表示破妄想心，现在从胸间卍字上放光，是显示真心。卍字表示，万德庄严，德行圆满。涌现出无量宝光，其光晃耀，有百千种颜色，不只照耀此娑婆世界，同时还周遍十方微尘普佛世界。这宝光在同一个时期内，又遍灌至十方所有诸佛宝刹，诸如来顶上，然后再从十方，回旋至阿难及诸大众顶上。

从胸卍字涌出宝光，是表示根本正智，能圆照法界。遍灌十方，诸如来顶，是表示上齐诸佛。旋至阿难及诸大众，表示下等众生，意思是这根本正智，亦即性净明体，是众生和佛都具有，没有欠，没有缺的。

佛告阿难言。吾今为汝建大法幢。亦令十方一切众生。获妙微密。性净明心。得清净眼。

佛告阿难说：‘吾今为你建一大法幢，即佛顶首楞严王，可以摧伏邪妄。不但为你，亦令十方一切众生，获妙微密性。’‘获妙’二字再连贯下句，即获妙净明心。妙微密性，即识精元明，人人本具，但因太微太密，所以不能自觉。性净明心，即清净圆明真心，本觉正智，个个本有。亦因妄识障蔽，不能发现，故需由佛指示，才能明白。亦如金矿，而经地质学家，探测开掘，才能发现。由佛指示，不只得到妙微密性，妙清净心，同时亦得到能辨邪正之清净智慧眼。

阿难。汝先答我见光明拳。此拳光明。因何所有。云何成拳。汝将谁见。阿难言。由佛全体阎浮檀金。赩如宝山。清净所生。故有光明。我实眼观。五轮指端。屈握示人。故有拳相。

佛再问阿难：‘你现在先答复人，你见我之光明拳，为何有光明？又怎样能成拳？你用什么来看见的？’阿难说：‘从佛的全身来看，好像阎浮檀（阎浮檀梵语，译为胜金，须弥山南面有洲，多此檀树，果汁入水，沙石成金，此金一粒，置常金中，悉皆失色。又将此金方寸，放在暗室，其光照耀如白昼，故喻佛身金光如檀树，亦焰如宝山。）佛身清净，非爱欲所生，故有光明。我阿难实在是用眼观见，又世尊屈五轮指，示我等及大众，故有拳相。’

如来追问，见者是谁，要阿难悟见法性，见性成佛。阿难于识，虽知是妄，于见仍认属眼，不知眼根，乃是色法，为眼识所依，为见性所托，故能见并不是眼也。

佛告阿难。如来今日实言告汝。诸有智者。要以譬喻而得开悟。

佛告阿难：‘我今不与你谈玄说妙，但老老实实告诉你，关于法如果不明白的时候，就要用譬喻。尤其对于一切有智慧的人，更需要用譬喻，才能得到开悟。’

阿难。譬如我拳。若无我手。不成我拳。若无汝眼。不成汝见。以汝眼根。例我拳理。其义均不。

阿难，好像我之拳，若无我手就不能成拳。如果没有你的眼，亦不能成见。所以用你眼根之见来比喻我之拳相，这种道理是否相同呢？

阿难言。唯然世尊。既无我眼。不成我见。以我眼根。例如来拳。事义相类。

阿难说：‘世尊，这是对的。既然没有我的眼睛，便不能成见，故以我的眼根所成见，来比喻如来的所成拳，就事相，就义理，这比喻是相同类似的。’

阿难仍然是俗人见解，还不明白见不属眼之理。

佛告阿难。汝言相类。是义不然。何以故。如无手人。拳毕竟灭。彼无眼者。非见全无。

佛告阿难：‘你说这是相同，但义理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手之人，但没有拳，但无眼之人，并不是能见之体全无。’

所以者何。汝试于途。询问盲人。汝何所见。彼诸盲人。必来答汝。我今眼前。唯见黑暗。更无他瞩。以是义观。前尘自暗。见何亏损。

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你若不信，可试于路途中，询问盲眼之人：你看见什么？那些盲人，必回答你：我现在眼前，只见黑暗，除暗之外，便无其他的物可见。用这些道义来推测观察，就知道眼前尘境，自有一番暗尘，这暗尘盲人亦能看见，所以证明能见之体性，是没有亏损的。

阿难言。诸盲眼前。唯睹黑暗。云何成见。

阿难说：那些盲人眼前，一无所见，只是见暗境，何以说能看见呢？

佛告阿难。诸盲无眼。唯观黑暗。与有眼人。处于暗室。二黑有别。为无有别。

世人皆知道，见明就是能见，见暗只是黑暗，不能叫做能见。所以佛再问阿难：‘那些盲人没有眼睛，故只能看见黑暗，但如果和有眼睛的人，同处在暗室里，有眼人亦看见黑暗，那么这二种黑境，是否有分别呢？’

如是世尊。此暗中人。与彼群盲。二黑校量。曾无有异。

阿难答：‘是的，世尊，这些处在黑暗中的人，虽有眼睛，亦只能看见黑暗，所以和那些没有眼睛的盲人，只能见暗，这两种黑暗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’

照这种道理来推测，我明白见性显然自有离尘之体，全不因尘而见，应该是明来见明，暗来见暗，明暗虽不同，但见性是无阻碍的。

阿难。若无眼人。全见前黑。忽得眼光。还于前尘见种种色。名眼见者。彼暗中人。全见前黑。忽获灯光。亦于前尘见种种色。应名灯见。

阿难，如果无眼的人，所见完全是黑暗，忽然得回眼力，便可以看见，眼前种种景色，一般人都以为这叫做眼见。但如果有眼睛的人，处在黑暗里，只是见黑，忽然得到灯光，就能看见现前种种景色——这样是否可以说是灯见呢？

若灯见者。灯能有见。自不名灯。又则灯观。何关汝事。

如果说是灯看见，那么灯既然能看见，就不应该叫做灯。既叫作灯，自然不能看见。又如果一定要说灯能见，那是灯的观见，与你有何关系，根本不关你的事啊！

是故当知。灯能显色。如是见者。是眼非灯。眼能显色。如是见性。是心非眼。

因此应该知道，这只是借灯光来显色，所以在光明中，能看见的是眼而不是灯。但眼睛只能照显色相，并不具有能见能分别的知觉功能。能见能分别的知觉，只是心性自体的功能，并不是眼睛之本质。

如来十番显见，七处征心现在这是第一番显见。证明我们的见性功能，是在心不在眼。

阿难虽复得闻是言。与诸大众。口已默然。心未开悟。犹冀如来慈音宣示。合掌清心。伫佛悲诲。

阿难虽然得闻如来反复譬喻，和在座诸大众，似乎有点明白，所以静默不敢再开口，但心里还不大了悟，依然希望如来，慈悲法音，再宣说指示，见性是心之意。于是他和大众再合掌恭敬，一心诚意，来听佛慈悲教诲。

尔时世尊。舒兜罗绵网相光手。开五轮指。诲敕阿难。及诸大众。我初成道。于鹿园中。为阿若多五比丘等。及汝四众言。一切众生。不成菩提。及阿罗汉。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汝等当时。因何开悟。今成圣果。

那时候，世尊伸开他的柔软如兜罗绵、缦网相金光的手，并把五轮指张开，向阿难及在会诸大众说：‘我当初在菩提树下，夜睹明星而开悟证果之后，即往鹿野苑。’（亦叫鹿园，在波罗奈国境。）鹿园不是小地方，而是一个大地方，为帝皇养鹿之园。它的因缘如下：

在无量劫前，释迦佛为修菩萨道，现畜生身变为鹿王，管理五百支鹿。提婆达多，亦为鹿王，也管理五百支鹿。当时适有国王，带了很多兵士游猎，各持利器，把山上的野兽都围在一起。释迦鹿王见情势危急，便召众开会，告达多鹿王说：‘今日国王围猎，我等以及一切禽兽，身命难保。不如我等，向国王请命，先解围以救其他生灵，然后我和你两鹿群，轮流每日进贡一鹿。’达多同意，遂共到国王那里，士兵看见，便要把他们杀害，鹿王用人语说：‘勿杀，我们是来见国王请愿的。’士兵觉得奇怪，鹿能作人语，还要来请愿，于是立即向国王报告。王亦觉奇怪，便立即传见。鹿王跪地请求道：‘大王今日围猎，把我们一齐杀死，一时亦不能吃完这样多肉。时间久了，肉又变坏，太可惜了！不如求王下令解围，我等当每日进贡一鹿。王可每日食鲜味，还可以长久供应不绝，岂不更佳？’王觉得所说很有道理，便批准所请，下令解围。从此每日都有鲜鹿进贡。

一日，轮到达多鹿群进贡，可是母鹿身适怀孕，还有一二天便要生产，乃哀求鹿王达多，先派他鹿，候她生产后再往。达多发怒说：‘这是不可以的。轮到谁往便是谁往，你欲后死，但谁又愿先死呢？’那母鹿无法，只得往求释迦鹿王慈悲，先派一鹿，以保全它儿子的生命。释迦鹿王心想，若派他鹿，亦很难开口；若不设法，又不忍母子同死。遂嘱母鹿暂住其鹿群中，自己亲往代替。到国王宫里时，王问：‘你来做什么？’答：‘进贡给王充膳。’王问：‘难道你们两群鹿都没有了，要轮到你来吗？’鹿王说：‘不是的，王每日只食一支，而我们二群鹿，统计所生，每日是不只生一鹿，故数目愈来愈增加。只因这次轮到怀孕的母鹿，快要生产，

哀求我成全其子小生命。我因不忍母子同死，故情愿以自身来代替。’王听后大为感动，并下令，从今后不必进贡，即说偈曰：‘汝是鹿头人，我是人头鹿，我从今日后，不食众生肉。’因此遂将鹿群，养于鹿园，禁人加害。该处环景幽美，风水甚好，故有很多人，在该处修行成道，所以又叫仙苑。

阿若多五比丘等，阿若多即憍陈如。五比丘：佛初出家时，净饭王派五位大臣，往劝他回宫，不要修道。五大臣中，父族亲戚三人：（一）阿鞞，译作马胜；（二）跋提，译作小贤；（三）拘利，即摩诃男。母族亲戚二人：（一）阿若多，译作最初解，即憍陈如；（二）十力迦叶，译作饮光。共五人，寻到太子后，即劝回宫。太子不肯，还表示不证道，不回国。五人无法，又不敢回复王命，只得随太子至雪山修苦行。后来其中父族三人，受不了苦，中途退出，即往鹿园，学修外道。当时太子每日只食一麦一麻，饿得骨瘦如柴。天女见状，便化作牧羊女来献乳粥。太子食后，身长出肉来。但母族二人，觉得修道人不应该食乳粥，便又离开而去鹿园修道。太子在雪山，六年修苦行，后来便独至菩提树下禅坐，并发誓，不成正觉，不起此座。卒于四十九天后，夜睹明星，而成正觉，时为十二月初八。证道后，即往鹿园度五比丘憍陈如，因憍陈如过去劫为歌利王时，曾割截佛四肢，佛反发愿：如将来成佛，即先度他。

及汝四众言：和你们四众弟子说四众即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：‘一切众生，不能成圣果菩提，及证阿罗汉果，都是因为客尘粗细烦恼所耽误。什么是客尘？客就不是主人，形容本来是没有的，只是暂时的，亦即是我们的妄想。见惑、思惑亦是客尘。烦恼即无明，不明白便生烦恼。人就是怪动物，一天到晚都喜欢食烦恼，好好的饭菜不吃，专要吃烦恼。一发脾气，便不能食东西，只将烦恼当饭吃，多么可怜！’

因客尘粗细烦恼所障误，所以不能成正果，但你们当时，究竟因何开悟，而得成圣果，可一一向我及大众，说出原因。

时憍陈那。起立白佛。我今长老。于大众中。独得解名。因悟客尘二字成果。

那时候憍陈如，即从座起立，向佛说：‘弟子现在在大众中，算是年纪最老，经验最多者，还单独得到解悟的名字。我的名叫最初解，即是最初解悟的人，亦叫解本际，明白本来的意思。我是听世尊说客尘二字，而开悟证果的。’

世尊。譬如行客。投寄旅亭。或宿或食。食宿事毕。俶装前途。不遑安住。若实主人。自无攸往。

世尊，譬如旅客，到旅店中，或者住宿或者吃饭。等到食宿完毕后，又要整顿行装，继续前行，并不安住在旅店中，但假若是主人，自然不离开。

主人比喻常住真心，旅客比喻客尘妄想——无明、见思二惑。我们本来没有客尘，就如我们本来很干净的，但到外边，被风一吹，尘土满身，回来后如果觉察，用手一拍，尘即消灭，还我清净。这叫做破尘。

如是思惟。不住名客。住名主人。以不住者。名为客义。

这样详细思惟：妄想分别，不能永久存在，所以叫它做客人。法性是常住永久的，所以叫做主人。因此明白不住是客尘的义理。

亦可以说，我们的身体如旅店，自性即主人。旅店是暂时的，主人即自性，是永恒的，既知道

身体是旅店，是暂时的，就不应该执著。

又如新霁。清旸升天。光入隙中。发明空中诸有尘相。尘质摇动。虚空寂然。

又如下雨新晴的时候，太阳刚升到天上，阳光射入门缝，从门隙的光线中，但可以看见空中尘埃飞扬的景象。尘质是轻而浮动，可是虚空，依然是寂然不动的。

我们的见、思二惑，往还有如尘飞动，微细不能觉察，需日光照射，才能看见。光从门隙射入，喻如得证初果，断八十八种见惑，才得真正智慧，才能觉察思惑。在法性体中，微细起灭，有如尘埃，亦即是有了真正智光，才能明白，尘沙、无明、烦恼是动的，法性寂然如虚空是不动的。

希望你们每个人，都能把烦恼，投入汪洋大海，太平洋里，不要当作好东西，不要视作亲人，常随左右。其实烦恼就是魔鬼，你们要找魔鬼，烦恼就是魔鬼，它把你弄得颠颠倒倒，不明真理。讲经就要你们明白，除去无明烦恼，不要越听经，烦恼越多！

如是思惟。澄寂名空。摇动名尘。以摇动者。名为尘义。

像这样思惟，用智慧光，照破无明烦恼，然后悟知，澄然而寂静的便是虚空，摇动不停的便是客尘。尘的意思就是摇动的东西。

佛言如是。

佛说：‘你所讲的道理是对的。眼的能见性是不动的，只是身境和能缘识心摇动而已。’

客尘还有二义，一通一别。别者：如以见惑，不住分别，喻为客，去之犹易。思惑，摇动不停，有如尘，拂之更难。能者：就是烦恼障、所知障，分别俱生。见惑、思惑随境生灭，非真常性，有如客。以二障二惑能染污妙明，扰乱性空，有如尘。

即时如来。于大众中。屈五轮指。屈已复开。开已又屈。谓阿难言。汝今何见。阿难言。我见如来百宝轮掌。众中开合。

佛恐怕在会之大众，还不能完全了解，真正见性，所以就屈他的五轮指，屈后又开，开后又屈。问阿难说：‘你现在看见什么？’阿难说：‘我见如来，百宝轮掌，在大众前，合后再开，开后再合。’佛手掌中，有千幅轮相，故称轮掌。

佛告阿难。汝见我手。众中开合。为是我手。有开有合。为复汝见。有开有合。

佛告诉阿难：‘你看见我的手，在大众中开合，究竟是我手，还是你见，有开有合？’

阿难言。世尊宝手。众中开合。我见如来手自开合。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

阿难说：‘世尊的千幅轮相宝手，在大众前开合，是我用眼睛看见，如来的手，自开自合，而不是我的见性，有开有合。’

佛言。谁动谁静。阿难言。佛手不住。而我见性。尚无有静。谁为无住。

佛恐阿难还不真正明白，便再追问：‘谁动谁静？’阿难答：‘佛手不停住的开合，而我自己的见性，连静相都没有，何处有动呢？’

无住就是动，因静必由动而来。若没有动，根本就没有静，有动然后有静。见性从本以来，就未曾动过，所以说，尚没有静相，哪里有动呢？

佛言。如是。

佛即印证说：‘是这样的，说得不错！’

阿难至此，已全领会，见性是不动的。佛用开合手来比喻一切外境，与见性无干。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则凡一切万事万物，任他起灭分飞，皆与见性无关。若能在动中，观此不动之性，清清楚楚，丝毫不昧，但不为境所转矣。

如来于是从轮掌中。飞一宝光。在阿难右。即时阿难。回首右盼。又放一光。在阿难左。阿难又则回首左盼。

佛欲令阿难，再能在自身中，亲见不动之体，就从他的轮掌中，飞一宝光，在阿难右边。这时阿难，便转头向右望。佛又放一光，在阿难左边，阿难又再转头向左望。

佛告阿难。汝头今日何因摇动。阿难言。我见如来出妙宝光。来我左右。故左右观。头自摇动。

佛问阿难：‘你的头今日为何左右摇动呢？’阿难说：‘我看见如来，放出妙宝金光，来到我左右边，所以我左右观看，头自然就左右摇动。’

阿难。汝盼佛光。左右动头。为汝头动。为复见动。世尊。我头自动。而我见性尚无有止。谁为摇动。

佛问：‘阿难，你看见佛光，左右动头，究竟是你的头来回摇动？还是你的见性，来回摇动？’阿难答：‘世尊，是我的头自己摇动，而我的见性，尚且没有止静的相貌，哪里有摇动呢？’

阿难此时，已能于摇动身境之中，分出不动之见性，亦即明白见性，能离外缘而独立。

佛言。如是。

佛说：‘说得对，你现在已完全明白见性是不动了。不像以前，认贼作子，以妄想为真心。’

眼中见性，是湛然圆满，超然独立，与外境、身境，全不相干的。如果能亲自体会，不动摇之定体，这就是奢摩他定，亦即楞严大定。

于是如来。普告大众。若复众生。以摇动者名之为尘。以不住者。名之为客。

这时候，如来便告诉大会诸听众说：‘你等对这个道理，已很明白，不必再解说。但假若再有其他不明白的众生，以摇动的叫作尘，以不住的叫做客。’

汝观阿难头自动摇。见无所动。又汝观我手自开合。见无舒卷。

你们都看见阿难，头自摇动，见性是没有摇动的。又再看我的手，是有开有合的，但见性是没有卷舒开合的。

云何汝今以动为身。以动为境。从始泊终。念念生灭。

既然客尘和主客之道理，说得这样明显，何以你们反认为变动的是自身，动摇的现象是自己的实体呢？从始至终，时时刻刻，都用识心来做事，念念生灭；前念生，后念灭，尽在生死里面做功夫，而不知道自己见性，是不生不灭之道理。

遗失真性。颠倒行事。性心失真。认物为己。轮回是中。自取流转。

你们从无始以来，以至于今，把真心自性都丢了，好像失而实在没有失，因而颠倒行事。本来应该做善事，反而做恶事，这就是颠倒。背道而行，做事违理，认妄作真，认真作假，这都是颠倒。因颠倒行事，故心和身就不合作，失去真实性，因而错认外物为自己，误认旅店，四大幻身为自己，就生出种种执著，放不下，看不破，不明理。随身口意造种种业，就轮转生死六道中，没有休息。这都是自作自受，不是他人所给的。